

鷄山談論全

3480.3  
2200

Carpentier



鷄山談論

昔於于柳夢寅出于連山時家中僮僕患瘡

戲作四韻律一首傳其背瘡卽愈其詩曰

我土伯

盤困九約身  
獲角控穹昊

龍脂乱沸千尋鉄  
帛縱交縱萬事神

鳴嘴吸来塵勒滿  
張舌打破粉昆侖

可憐水帝追覓鬼  
星驚風馳地外輪

盖瘡鬼水神而土克水故用楚辭土伯

之語也其後家中有病瘡者以其破紙傳相傳背無不立

效自此隣里有是病者騰書已瘡一邑皆然至恩津石城

扶餘公弟鎮岑錦山之間互相傳書雖積年老瘡無不

一紙見效幾傳數十年云

○金宗瑞初六鎮八爲兵判氣岸凌傲適公會來醉倚

嗟黃相喜命小吏曰兵判之坐不正取物補其床足金不  
覺驚惶退謂人曰吾在六鎮夜半賊人着案乞不動不  
圖今日汗出沾背嘗於公會自工曹略備酒以進黃怒曰  
國法則設禮賓廳於政府傍者爲公也若虛賜則黃  
自禮賓備供何以辦私立宗瑞于前峻責之孟相問曰  
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据撫甚耶黃曰彼性亢氣銳他日  
居吾等之位不自慎重則債事必矣此王成宗瑞也  
○宋史未到本國集賢諸先生論宋朝人物皆曰王安  
石當在姦臣傳柳誠深曰安石作新法亂天下誠小人然  
文章卽義多有稱者原其心未嘗不在憂國愛民



其謾天下正坐迂濶執拗耳不可列於秦檜蔡京之  
儔也合在列傳未哉宋史未果在列傳誠源曰若網  
目之未到我國也李益齊讀資治通鑑武侯紀喟  
然嘆曰作詩云邦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  
朱子果黜周而尊唐益齊頗自負誠源雖不敢竊化  
益老當受諸君降幡

○梅月堂金時習字悅卿生八月語遲而神警臨文口不  
能讀意則皆曉人號神童世宗召致政院試之曰童子  
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應聲曰聖主之德黃龍翻裂  
海之中賦三角山詩曰東從三峰貫太清登臨可摘斗

牛星非徒獄吏與雲霧能王都萬歲榮即賜帛五十疋

使自運遂各綴其端曳之出於是聲振一國補曰五歲而不名

○太祖五年命平壤伯趙浚等等城都正月徵西北安

州以南民丁十萬九千就役二月晦放軍八月徵三南民

丁七萬九月畢役城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尺二寸

○俗傳太祖既卜建元陵回過一峴曰吾自此忘憂雖名

忘憂峴陵在楊州

○太祖命李之蘭招安女真之蘭古姓佟賜姓李女真

人麗時自義州至陽沔等長城以防野人至是使之蘭

招安於是被髮之作畫襲衣冠與國人相婚嫁服役



納賦同於編戶女真先出勿老肅慎氏之地只有假號韃靼是為渤海國

○駙馬權趾子聃擢拜同知敦寧府事趾二子聰聃年十餘歲聃敦寧直長一日仕衛探崔穀都正猝至不及迎都正大怒立庭面責聃入訴上笑曰為汝官卑高也立拜同知令反衛未罷視事都正大驚出迎上愛之常置膳上待臣有長髯者聰拔刀剔棄之羣臣請其罪上朝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願送汝以貸其生命幽于崇禮門歲餘上稱疾篤羣臣皆泣上太息曰予有孫聰病中思念畏朝廷不敢見泣下羣臣頓手請赦

○左議政朴訔字仰之号釣隱少受知於太宗位極人臣家  
不甚貧一日太宗在訪立門前稍久始出逆拜上恠問之對曰  
臣適炊粟為飯既入口收唯不下以此上達上嗟嘆乃賜青門外  
數畝田若干至今子孫傳之

○世宗二十四年定儒生講經法自講經之廢學舉業者專  
事駢儷不讀經書時世子親臨講問一生講書盡盡傷之盡  
曰盡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一生講禮檀弓為檀木之弓  
一生講春秋鄭突為突然一時傳笑講笑試之法如此  
○尹淮少時暮板逆旅主人兒持真珠出屋少空庭有鵝  
看之俄至人索珠疑得之以不與予只云彼鵝亦繫吾



僂明朝王人慚謝曰昨何不言乃曰昨日言則王必割鵠  
胾殊故以欲待耳

○尹虔自魯山朝杜門不仕先廟龍潛三訪私第虔托  
以青盲先廟擬刺針以試虔瞻視不目逃竟不起而方免  
於禍祿清白謚貞武

○孝寧大君補字善叔太宗第二子好讀書射英欬生  
有聖德讓寧大君一日就太君寢耶審詒曰吾欲自廢君  
當何為大君合掌曰此外無計讓寧頷之而去翌曉大君  
向壁而生太宗聞之驚臨問之對曰夜來如來教臣曰汝  
是我弟子是以寒心矣太宗駭嘆而憐有子七人良辰

補鵲蒼顏白髮婆娑膝下題文殊始詩曰仙人王子晉於  
此何年遊圜空鶴已去片月千秋今又曰有客腳猶健  
身登雲外樓琴宮鶴不返片月空千秋

顧議政黃嘉一曰將朝冠服坐倚上夫人親具小饌詣前  
望見不覺指公笑曰今日始知宰相耶昔道遇老翁衣  
巾襤褸曳杖而字黃之輕車曰方赴公尋當還君到家討飯  
始留翁之黃家松子第作飯食俄黃還携翁入室偃臥南  
汝不知耶相論語為何事將去曰近患懸磬君可主乎黃略  
以數種儲橐令立史檐隨之翁涉露果至冠岳山終立史  
左即莫知之也



○黃相少時見田夫以黃黑牛耕田何者勝田夫不差追之山  
回路轉處密語曰黃牛勝向何以不即答曰彼雖畜物五臟具  
能解人該不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喜平生服膺斯語不忘  
言人是非

○南怡太宗外孫小時遊街見一奚祿裹一笥上坐着粉面  
小兒怡恠而隨往入一宰相家俄有哭聲耳問之小娘子暴死  
怡請見其尸粉面據娘膏坐見怡走避娘輒起坐怡出娘  
復死更入遠生問之先取食笥中红柿氣窒而倒怡俱言俄所  
見以治邪藥救生權掣第四女以此卜吉定婚為婿卜者曰是  
人必死然女命極短且無子當享其福不見遂納為婿十七

魁武科二十六死女已先死數年矣嘗為北兵使有詩曰

白頭山石磨刀益  
豆滿江水飲馬無

男兒二十未平國  
後世誰補大丈夫

○朴松堂英字子實居善山幼習弓馬志操異凡父壽宗異之  
名而字之少卓犖不羈駿馬羨衣過一洞口有羨女手拉下馬隨  
往僻處女忽潛然附耳曰現公風彩非常人而由我枉死賊使我  
為解誘殺人則其衣馬英即拔劍割壁而坐夜半自樓上呼女  
下垂大索英奮身蹴壁負女而出超越數櫺絕裙而走晚到裳  
風纔裙處少座側示戒子孫

○李長坤号琴軒學於寒暄快貞魁偉才無文武燕山朝以校理  
謫巨濟遽至咸陽托迹水尺家同類常笑其不事有一人奇



其狀只効其兄妻以女補以懶婚常數月一至家一日天向曙隱家後  
竹林夫人過期不至召巫卜之巫曰影在庭中必聞之自後不敢再至家住  
一年人言有神王卽位大赦開獄門效葬屬路公聞而乞妻借衣冠往  
府中的知反正事以小紙送監司下人小頃官人四散尋同李校理公以  
布褐破衣薄踏門外而自應監司以下顛倒出迎握手相泣各贈衣  
冠客仅一新朝廷特授教理所在護送由是名動一國

○朴英嘗以宣傳官南啟宿一院布錦語商來息曰聞賊夜將劫掠幸  
活我口諾持彎弓坐門樓賊來圍院英使前呼曰我乃善山朴內禁也  
以鳴鏑射入叢中立賊驚散年二十四直禁中夜不寐歔歔流涕曰馳  
馬試劔一勇夫事耳人而不學何以爲君子遂決意棄歸卜等洛江

之濱扁曰松堂受大學於新堂沈潛講究遂通大義訓後學以自得  
為先其所著述皆透悟之語一日新堂訪于山寺舉手指於山曰彼山外  
何如松堂曰外面只是前面彼此一矣新堂曰今乃知子謬

○柳子雲字從龍軼蕩不拘十七司馬二十登第嘗為忠清御史宿公

州意必選進妓妓不卧以候州官意御史禮別不敢進妓終宵輝之語

朝將發題詩寢屏曰

公山太守恻威稜  
御史風情識未曾

空館無人消永夜  
南來行乞漢步僧 乃大笑

○戊寅間書堂盛集靜菴與柳雲同宿夜半柳大醉裸起踐踏靜

菴而出立檻頭而溺還亦如之靜菴曰淫耽之此何狀欺柳曰此好美

不效君小學之道也靜菴冬如之何然愛其風骨只効檢束而已矣

○安瓚醫負也精於醫又精理值症施藥泰之以理雖古方耶毫



因爲起意治之毫不效有男子懷出兩眦交接作盲瓊解曰眼屬  
肝肺、受病故也教服治肝之劑立見效一女人陰門忽痛黃黑  
毛雞油如水涌也瓊解曰毛者血之居血受病故然教之治以方  
服之如常矣

○席岩在衿川縣之鎮山黔芝統頤狀如席峴傳道漢陽定鼎  
時埋石獅子步岩北埋石大四頭于岩南欲使席北畏獅南隣  
犬也今縣北十里乃獅子菴縣南七里有四大隅

○規感亭宛平府院君李元翼退老于核里也 仁廟遣承旨  
存問復命上問其居處對曰茅屋蕭然不蔽風日 上曰四年  
爲相只召數間茅屋若金百萬則之似憂乎民困令本道造給

正堂具 賜素褥衾以示儆泣 上曰為卿營一室蓋欲使臣民親  
感之地完平不得入處丙子亂堂毀子孫重建而奉安遺像痛以  
觀感之

○唐星坑在祿川縣東鳳天里高唐太師姜邯贊胎址始生時  
宋師適至夜八始與郡見大星墜于家使人往視適生男及  
為相時上國使來見不覺下拜曰不見文曲星久矣今在此矣  
去稱唐星坑之下刻唐星坑三字

○太師姜邯贊高唐縣人為漢城判官時漢陽多席太師手  
寫一帖付吏曰北門外山谷間有二僧汝等往結采乃二僧隨吏  
曰來太史曰汝等速領徒侶遠去漢城留守笑曰判官為僧為



席耶太師指僧汝乃暫露僧脫衣爰坐兩席大吼太師速可去  
遂耀化自此絕席恙。常以侍中隱王禱雨於松岳登朴園塔就  
盪撓塔石王驚倒太師作帖投水龍乃伸身太師殺罪鞭身  
至今号其曰侍中塔

議政盧開字有鄰交河人年十餘遭父喪奉母王氏未寘  
衿川高寺里親占墓兆及家墓開土時地中石函召一篋曰此  
地十年後丘墟爰作川若逢盧御史移葬碧山巔其近處  
無碧山故移葬石函于玄石

蘇瀚高君時判面判出乙卿之後登武科官至鄧都使常  
為濟中牧使時漢掌山下召大湫中有一物似魚乳魚能作音

風狂雨為民災害為牧者歛除而不能下手矣瀾到任之後發  
軍丁列于湫池大綱引之白日雷之大作俄而雲收而霽也半乃  
形迫殫惡不能正視人皆驚怖莫不仆地而瀾抽鉄翦連射殺  
之曳而叱之其七十餘丈齧肉為脯去史作鼓則殫言其雄傳  
之子孫失於丙子兵燹云

○陽川曠碧亭兵使金末孫所立也惡史所載羅州錦城堂神  
來梧于斗尾西岸以靈異稱樹木成林席豹來居往來商  
賈必致敬祈禱不爾有殃金末孫痛之射其石佛而還今  
老僧願移去新坪乃開基構亭是為曠碧亭

○健川齋宮洞俗傳元順帝奇皇后願啟葬故國故葬此



云今無碑誌子徵然邑中有葛氏馬氏黔氏三大塚元宮人  
注奇店來葬云

曰李陽昭獎我 太宗司馬同年居洋相善入我朝德趣  
不出太宗幸漣川行宮召之陽昭上謁太宗甚喜賜酒  
留宿曰秋高半晴人半醉陽昭到曰合雲初散月初生太  
宗下床握手曰真吾故人也蓋月初生太宗微時邸幸妓也  
除谷山郡守陽昭到任三日屢召不起命賜宅亦不處及卒  
自署其柩曰高岳進士李陽昭 太宗賜山以葬至今名其  
谷曰谷山墓洞

漣川熊川渡上石崖召天作之似亭似簾依稀五葦者二

十餘字許穆序曰然石危有天作異書恠，奇，或堅或橫  
或合或散爰劬石較石青字黑甚穉不沒棠楨末有一邑宰  
誠斲剥之剥得數字剥深二字石文不改異哉

○端川廣谷驛南山顛平坦廣濶故名曰泣北關邱請皆由此  
泣上乃一峰如坑上樓殿坎傍四面如城郭山斬絕不容人跡  
一面乃懸徑僅通往來懸危顛處鉄釘露七二尺許其大  
如杵人緣仰見上下冬著芒之處不冰到其所俗傳此山有  
異氣自中國造道士以鉄釘壓勝云蓋洪武七年太祖  
皇帝遣朝天宮道士徐師昊齎祓幣祭高靈占城等国名  
山大川北此爲名以術能斷山川靈秀之氣今此鉄釘豈



其時所壓耶

曰端川府北一百四十里傍召疎泣洞採銀步此洞按本府貢銀  
未知創於何時而故老傳自國初考宣數值其所採多少  
而已壬辰平倭之後天朝詔勅旁年責貢蕩渴多曆壬辰  
別遣御史同有慶調民南北十餘邑鑄得千兩封進後仍  
以千兩定式而調葢隣邑後軍有弊益係本府耶納貢物令其  
專力於採銀且有銀穴三處一在疎泣洞一在檢義洞一在加先洞  
矣其來數百年間銀脉遂絕一年所採未辦恒貢差送監官  
三貢計日分採不足則鬻其藏獲以充其數康熙甲辰冬監  
司因本府陳弊俱由啓聞仍減四百兩矣其後四十年以來驗

仅洞銀穴永為填塞只有蘇涇及加先而以此後脉入採之際用功  
而多而得銀少每年六百兩定稅多措亦速至康熙壬辰監司又以  
邑報轉達減一百兩即今上貢之銀為五百兩鍊銀法採取生銀掘  
炉之下為十坎箒以熟灰先置銀坑以生銀鋪置其上四圍灰火覆  
以松木連柁者煽火則銀水先鑄生銀旋消化新置銀水交沸更而忽  
然中間銀精聚上面滓鉛滓入灰中以水洗之以俟銀坑堅凝摘也以其  
鉛滓灰者再鑄其花則灰去成銀矣府境諸山皆濯濯草木蓋以  
作炭鍊銀山水俱益古有水有千尋黑山多一寸青之局

鳳山神龍潭高秀明宗時監察御史咸有一出為黃州判官行屨  
縣至鳳州邑人以河中神龍皆致致畏有人以穢物填其河是日



天晴忽雷雨電暴作人皆驚仆俄頃聞霽益叱所填穢物水後  
澄清有上其事上遣近臣致祭每歲春秋降香視行祭合則冬  
初字而遇旱禱雨

○九月山城一名三危世傳檀君初都平壤後徙白岳卽此山也至周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唐藏京後還隱此山化為仙云

○韓震台谷山人也事親至誠一日其母嘗病思雉而時值節中  
天旱泣忽有一雉自來登俎又更軟梨有庭植梨自枯經年抱而  
泣禱其樹後生成實人以謂至誠耶感 英宗朝奉國旌閭

○松木縣有龍岩俗傳古有一民居于黑山西麓下家富而性各有神  
僧屢至乞食終薪一惠僧假托堪輿以為前岩巖刻龍形則益

富貴主人欣然從之未幾家敗仍成丘墟蓋厥基蛙形而所刻  
非龍而蛇故蛙傷去蛇以致敗亡至今刻形宛然是為蛇害矣  
○松永長陽坪古狗塚俗傳古者有人愛畜一狗也入相隨一日主  
人被盜斃倒于野中時夜火起將立臥處狗以丹濡水濡濕主  
衣服及傍近草萊蒼黃力救人免火而狗已斃主人感而義  
之為埋大塚

○康翎縣北十五里古峯名曰婦岩其下窟穴圓一丈內如晦夜  
乳燭而入則穴長四里傍多通穴且百川水丙子乱人多避乱于  
此窟能免其禍避乱之人燃火三日烟氣通于尾院近处云又古  
談流傳曰有一富翁積穀稍居而下僧來門前乞米則以牛糞



獎之僧乃恆受而退翁之子婦趨取其鉢洗滌其糞盛米而進  
僧又順受曰婦人翁家有數日必有為魚之患速登彼山避之負  
兒上山回顧其家則陷沒為淵佇立痛哭母兒但化為岩故有  
是名

口義州府北八里有龍九關之南乃土城基周六十尺顏傳哈丹指  
丹之弟一居淵上一居於城內靜州戶多金裕幹欲以封追之詐言  
我國步某夜歛鐵角等至某夜步山上多設炬火以云之哈丹等以  
為信然遂棄渡江而逃然江山多所渡舟楫松楫心異之諦視之  
於江北過沉鐵牛立之又以鐵鎖着南岸岩石間立亘步牛背作浮  
橋以渡之矣裕幹即令破橋俾不復渡永樂戎子等弔城時令

善泗者取鎖鉄為城門鎖鑰其鉄牛則淪沒烟沙無復尋矣  
傳岸下深潭石有九龍旱乾之時以猪狗投之輒言云

萬曆潘河之後姜弘立金景瑞渡兵尾現泗左營將金應河  
千總崔應海渡又馬郭洞金應河至昌城芝現遇賊小捷仍款  
前進路傍有老嫗謂將軍曰日勢向合老嫗諭嶺不利也將軍雖疑  
不得不進渡潘河地伏兵來掩元戎促降將軍勒部下兵力戰  
兵敗倚柳射賊脂墜矢益立死如生賊莫不近步汀邊有  
金將軍碑

金禹錫永柔人也丙子入慈母山城丁母講和後慨然作詩掛  
于城門口

我是大明天子  
皇恩尚記黑蛇春

人間今日知何世  
寧蹈東溟恥帝秦

胡將見之



大怒將加極刑抗然不屈賴其子元元乞代誠孝得免  
事聞旋聞

三千野在安北縣西九十里高唐時王妃鹿足夫人一產十二子  
以謂不祥盛于國中棄之後唐將士名各率三千兵渡海來  
鹿足夫人少而出臣于野統櫓樓坐其上招入士將于樓下先以  
十二乳試之乳皆入口又以十二襪賜之襪皆適足於是士一將  
皆驚列拜而跪曰生我者母乳我者母襪我者母父母之邦  
其子紀年遂徙仍築行城居之謂之十二三千野

金鰲山在月城府南六里有自黑山來一名南山唐顧雲贈

崔致遠詩曰

我聞海上三金鰲  
金鰲頭戴山高々

山之上多珠宮貝闕黃金殿  
山之下多千里万里之洪濤

傍邊一點鷄林碧  
鷺山仍秀生奇特

○新羅儒理王時中分六府為二使二人各平部內女子分明自秋七月  
既望每日畢集大部之庭續麻乙夜而罷至八月望考其功之多  
少負者虱淫食以謝勝者於是歌舞百戲皆作謂之嘉俳是時負  
翁一女起舞嘆曰會蘇、其音哀雅後人因其舞而作歌名會  
蘇曲因俗至今行之

○黃昌郎新羅人也謠傳年七歲八百濟中舞鈞現者如堵百濟  
王聞之召現命升堂舞舞鈞昌郎因刺王國人殺之羅人哀之  
像其容為假面作舞鈞至今傳之

○脫解王九年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有鷄鳴群雀大補瓢公



視之有金毛小犢掛樹枝白鷄鳴步其下王取犢聞之有小兒在  
王喜曰此豈犯天違我令胤乎乃收養之名曰閼智以其出金  
犢故姓金氏因其林曰鷄林因為國号林中尊石高可三丈謠  
傳閼智解胎時刃剪子石有刀痕在閼智七世孫味雛娶助賁王  
女多子味雛代立是金氏有國之始

○月城在慶州府東南五里婆娑王二十二年等之形如半月故名土  
等周圍三千二十三尺初脫解王少時登此舍山望城中可居之地見楊  
山一峰如日月勢乃下尋之即瓢公宅也潛埋礪石于其側謂瓢公  
曰此是吾祖家屋瓢公爭辨遂訟于官曰何以驗汝家脫解曰我  
先治匠乍出隣鄉為人所奪請掘地以驗果得礪灰其脫解

居之此即月城之址

○新羅僧元曉哥昌歌云誰許沒柯斧我斫支天柱太宗王聞之  
曰此僧欲得貴物產賢子之謂有國有大賢利莫大焉時璵召宮召  
宗室寡婦王勅官吏覓元曉自南山來過榆橋過宮吏伴墜水中  
吏使元曉至宮曉衣袴因留宿寡婦果有娠生子薛聰宮基在  
鄉校南

○多波那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一名耽城國其國王舍達婆娶女因  
女為妃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生卵不祥宜棄之其女以帛裹之  
瓦櫃中載船浮海祝曰任到有綠之地立國成家至辰韓阿珍浦  
召老母聞之召小兒在焉取養焉及長風神秀朗知識過人



或曰此史不知姓氏初來時以鵲飛鳴宜去鳥以昔為氏又解橫而史

宜名解脫王國其賢以女妻之及儒理王將薨曰先王顧命曰吾死

後多詒子脩以年長且仁者繼位遂傳位於脫解是為新羅第四王

○新羅昭智王十年正月十五日王幸天泉亭有鳥鼠之異王令騎士

追鳥南至避村兩猪相鬪留連久之忽失鳥所在時有老翁自池

中出奉書外面題云聞見二人死不聞一人死使來獻之王曰與其二

人死莫若不聞但一人死矣曰官奏云二人者庶民也一人者王也王

然之聞見書中去射琴匣王入宮見琴匣射之乃內殿焚修僧與

宮主偕遁而為奸也二人伏誅名其曰書史池

○新羅康憲王遊寬城至開雲浦忽有一人青形恠服詣王前歎

舞讚泣泣王入京自号虞客每日夜歌舞於市竟不知所在時以  
為神其歌舞處後人名為月明巷因作虞客歌處客舞假面以戲  
李齊賢訪以新羅昔日虞客翁見說來泣碧海中且齒頰唇歌  
月夕鳶肩紫袖舞春風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向感恩寺  
隨波往來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上弓一竿竹命作笛吹此笛則兵退病  
愈旱雨晴風定波平号万波息笛歷代傳室之物至孝昭王加  
号萬之波之息笛今之

三國遺事真智王時沙梁部桃花娘之美召致宮中款幸之娘  
曰妻有夫雖死靡他王戲曰夫則可乎曰可是年王薨後二年  
娘夫死決旬夜王如平生到娘室曰汝若乃果今夫可乎留御七



日忽然不見娘遂召娘生子名曰臬荆真年王收養宮中年十五其  
夜飛過月城西至荒川岸與鬼衆遊信乎曰然曰然別汝使鬼衆成橋  
步神元寺北渠臬荆使其徒練石一夜成大橋因名鬼橋又問鬼中有  
現人間輔朝廷者乎曰有者達者可望臬荆與俱見王賜爵執事果  
忠直參政時角于林宗孝子王命為嗣林宗今者達創樓門於輿輪  
寺名曰者達門一百達變狐而遁荆使鬼捕殺之自後其衆因臬  
荆名怖畏而走時人作詞曰聖帝魂生子臬荆郎室亭永馳汝  
鬼衆此處莫留停為信至今帖此詞于門以辟邪

○金庾信為兒時母夫人日加嚴訓不忘交遊一日過宿女隸家  
母面教之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長立功名為君親榮今乃角

與屠沽小兒游戲淫房淫肆耶呼泣不已庾信卽步前自誓  
不復過其門一日被逐還家馬遵旧路誤至娼家倡且放且懸  
詞傳之卽今天官寺卽其家而卽天官其寺也高肅李公升訪  
寺号天官若乃緣忽閑經始一凄然多情公子遊花下含怨佳  
人泣馬前紅鬣多情遠識落蒼頭以罪謾加鞭惟餘一曲歌詞  
妙曠免同居萬古傳

新羅真平王命有司籌新宮少月城東黃龍峴其地難之  
改為佛寺号為黃龍召平居者於寺壁画松根幹鱗史枝葉  
盤屈鳥雀泄之望之飛入及到燔燼而後歲久色暗寺僧以丹  
青補之鳥鵲不沒至高肅顯宗撤朝游宮以其材修寺塹學



士胡宗朝乘使輶過寺西花門見進士崔鴻賓留題云古樹  
鳴朔吹微波漾殘暉徘徊想前事不覺淚沾衣胡瞿然驚  
曰真不世才也及復命上向東都遺事遂奏此詩

○新羅人大世有外志真平王九年與僧淡水語曰在此新羅山  
谷之間以終一生則何異池魚籠鳥吾將乘槎浮海以至監越  
追師訪道於名山若氏骨可換神仙可學則飄然乘風於汶  
寥之表此天下之奇遊壯觀也子能從我乎淡水不差大世而  
退適遇仇柒者耿介有奇節遂與之遊南山寺忽風雨落葉  
泛庭潦大世曰吾有與君西遊之意各取一葉為之舟以規其行  
之先後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笑曰吾其行矣仇柒勃然

曰予亦男兒也豈締不然乎遂相與為友自南沙乘舟而去後  
不知耶在

金克己詩序下枝山俗號富山之陽有寺曰朱岩寺北有坵岩嶺  
絕秀臨遠山磴遙蒼駕上漢嶺下視萬像臺石之西有持麥  
石四旁削成若不可陟而上其上平坦可坐百人昔大舒叢金公  
庾信持麥於此以供涇村燕饗軍吏之地也至今馬跡在焉自  
持麥岩西行八九步有朱岩昔道人得神象三昧者自勵若  
非宮人不足動心神象罔之洗竊宮人騰空而去晨洗夕返未  
得愆期宮人恐懼白於王命宮人凡所敝宿并砂澆之乃  
命甲士物乞求之內自城市遠至高山窮谷出沒之處而不可



得之也忽至此竄見有丹痕留在窗戶而衲衣老僧宴坐其內  
王怒其妖惑遣猛士數十人欲兵之僧冥心閉目一念神呪陰兵  
數萬遠亘山谷若世所画神衆者王年恐懼伏地不能進而遠  
王知其異人亟入大內拜為國師其妖遂絕云

薛聰字聰之元曉之子生而明銳既長博學善屬文能書以方  
言解九經之義訓導後生又以俚言製吏札行於官府神王  
苻苻石引聰謂曰今日宿雨初歇薰風微涼高談善謔可以叙鬱  
子尤有異同蓋為我陳之聰曰惟同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香園護  
以翠幕當三春而葳蕤凌百花而獨出少是艷之之靈夫之英  
姿不奔走謁忽有一佳人名曰薔薇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僇

而來綽約而前曰妾聞王之令臣願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  
有一丈夫名曰頭翁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步偃偻而前曰僕  
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傍竊謂左右供饘膏粱雖臣中衍汝藏須  
召臣某故曰雖名係廉無棄管蒯不識王亦有羞乎王曰丈夫之  
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曰凡為君子莫不親近老  
成而卑賤此大艱而亡然而大艱易合老成難親是以夏姬之陳  
而施滅吳孟軻不過而終為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  
何是王謝曰吾過矣於是王惔然作色曰子之言詆譎漢切請  
書之以為戒官至翰林

○慈悲王時召人欲極貧衣百結因告百結先生長以琴自隨凡喜



怒怨歎必於琴宣之歲將合鄰里壽粟其妻同梓葬曰人皆壽  
粟我獨無何以卒歲先生歎曰死生召命富貴在天汝何倚乎乃  
鼓琴作梓歌以慰之世傳以為雄樂

○金應璧與金奎應并素以孝誠及遭喪三人廬于墓側雖  
疾風大雨不廢拜差常立階上而哭三人當足處皆穿穴至故  
許父風雨大作忽召葬三人聚首而聽乃其亡父葬也驚出廬  
外遙見俄而又召其葬心恠之抱神主同出候之少頃廬北之  
山左右崩頽壓去廬墓又畜犬名曰神春歆知家信則三人必  
呼犬名繫之于頸各送其家犬能解意注復于三家之犬繫之  
以通脈關故於其家晨昏必齋服祗謁家廟終乃不廢下

閩旌閭

○新羅薛氏民人也父年老當防秋薛恨不得代行少年嘉賓願代之薛入告父之母曰閩君欲代老人之行願以女奉箕帚嘉賓請期薛曰妾既而心許且死無易待成礼未晚乃分鏡為信留一馬遂行六年未返父曰始以三年為期五畝他族薛曰而以親故與嘉賓約棄信食言害人情乎終不肯從父志毫欸強婚於里人既定薛因拒至廐見馬流淚於是嘉賓束形骸枯槁衣裳襤褸薛不知實以破鏡投之薛掩口而泣遂約異日成禮日安東回侯五年正月十二日府內居人以中溪分為左右投石相戰以決勝負庚午討賊時募為先鋒討賊之不敢近又以羣車相撲



為戰車破者為勝蓋如石戰焉

○安東南門外以水鉄鑄成鉄筒如竹節形劈木充其中鱗次以上長三十餘尺大二抱俗傳府基如行舟形故象舟建櫓云

○金方慶孝子初方慶母馬娠夢餐雲霞常語人以雲氣常在吾口曼兒必神仙中來及生小有嗔恚必臥啼掛衛牛馬為之避人異之高宗時始仕征珍島耽羅日本皆召切官至僉儀中贊為人忠直信厚不拘小節多識典故檢力勤儉至老頭髮不白終之以暑患疾雖致仕間居憂國如家有議王必咨之

○權澤萬誠孝出天父病痢思食雖勿有飛雉入室手執供之并出外家失火母死於火終乃不食炙肉溫飯父老病貽床席十餘

年量薪供突躬爨調飪朱丹涕史難病卒斷指既葬廬墓

○李昌榮事親至孝父嘗畏雷及沒過雷雨抱墓號哭雷乃止  
母病丹永牛炙及城府有人候於門外出牛黃造之曰夜令神  
人告明日有孝子來求藥吾故候之昌榮以酒酹之不受而收  
試之病即瘥後遭母喪廬墓三年之內一不下家服除素三年  
舍空父母之後始食肉事聞贈職

○俞天桂妻金氏洪武卒已天桂當戍擇日出宿於外金入室齎糧

席樓夫而去金托木弓叫席而前左手執夫右手搏席幾至六十步許

席委之去金負而啟扉黎明夫甦席又至唐突大吼又開門荷杖詣

席曰爾命金靈之物何若是之甚乎席噬金脣梨樹云

梨樹乃枯



○權克常大孝文藝父病骨異斷指父歿廬墓三年後登武科當  
丙子亂嘗將宣若汝乳而為裨將克常還家謁家祠堂呼侄引滿  
謂其子鑑曰男兒生世當為烈士完不偷生沒遠也我左手刀痕  
左股曰七黑子尋屍以此為驗鑑妻朱氏製錦子半臂納銀環  
縫之使着而行領兵抵獲嶺若汝戰死兵使許完心死克常締  
立軍中鼓氣督戰控弦之脂骨見不能射時鼓臥旗折死者  
山積生者星散陣中已空之記南卯生牽衣請適克常曰我則死耳  
汝歆道便適卯生等遂脫身而走回見克常忽仆于地俄自奮身仆  
于陣外遂羣上陣破賊兵縱火焚屍克常之屍綿不焚衣裾微弓  
燄氣而已月餘鑑到獲嶺認半臂銀環獲屍顏面如生手不

釋方拔矢鮮血點。卽歸葬故山。贈訓鍊僉正鑑之。尋屍也。其  
家人訣曰。不獲父屍。吾當決死。勿收我屍。及獲屍。當以屍凍鑑。  
挖屍而溫膏臍。問溫屍處。黑暈成痕。仍成冷疾而死。

鄭叙仕高。惡以茶膚太庀。妹婿有寵於仁宗。毅宗朝被讒放。  
歸田里。王謂曰。行當召還。然久而不召。乃尋亭。程松撫琴作歌以

寓悲君之意。詞極悽愴。自歸心亭。嘗荷鄭心亭。卽其曲也。亭

基至今存焉。李齊賢作詩曰。

憶君無日不沾衣  
正似青山蜀子規

焉是為非人莫問  
極應殘月曉星知

○青松鶴巢。峯在南房山。鶴巢其上。故因名焉。文純公李滉以玉堂

受外束。青松不以而得。丹陽湖堂戲席。留贈請學士詩。青松白

鶴雖無分。碧水丹山儘召緣。



○許伸性惆悵不羈慷慨呂大節嘗以白衣從軍於金元師幕下

于時北虜係強和議遂定登統軍亭題詩曰

杖劍西來是  
豐功勒石歌

呀嗟和一字

使我締登樓其後丙子之亂十里徒步再赴行在時人服其忠義

○密陽府西三十里上堂村郡守朴坤嘗構小堂之前鑿池畜魚坤之  
孫公龍世守之地亦召一小魚常喚喝近人夢就西飯輒以所餘粒  
已而食之也是在殆數十年一日忽見渾池群魚皆上尾下首側立水  
面若召所窺視然越三日雷雨大作赤龍自水中奮迅而安堂之簷  
棟摧折一室所毀自是不復見喚喝近人之魚聞之異其事名  
其堂曰魚變

○直講石擊日以講經登第者也有記誦之而短於製作如過樓亭

山水之勝則只以風景好三字為吟咏之資及到開城府風景好旋即  
慘然按筆曰風景好之字著二字可矣而今以開城府三字加之詩家  
格律大乖嗟呼開城府為風月難矣又嘗於文會中欲誇其寸先  
作一語曰於是南風至黃公柳枝鳴是故風景好所以樂吾亭傍人意  
其之字必枚字之誤奇而法之則乃自釋其音義曰黃鸝注柳枝  
而鳴焉之乃注之義也一應大嘆

○文殊山下金起年耕田于山下召席搏起年牛見其主為席所搏大吼  
奮躍舐觸無數席仆地而斃故曰牛死府官異之瘞而立碑又一媼畜  
牛媼死堂中聞牛地自難曰主盡夜悲鳴及媼葬自超越園牢奪窆  
三十里直抵葬所哀呼未幾牛死里人報官埋二塚并在葬山他



烈女葉哥趙乙生妻乙生為倭所擄去未知所存歿不食肉不茹葷

不脫衣而寢父母欲奪志矢死不從凡八年乙生之丈夫歸如初事同

閨女傳葉哥與去再因況時見謗之同書中有似謗再曰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葉哥誦其謗不忘反夫為倭擄去明灯達

夜暮八年其夫还合到門外呼之葉哥曰門不可開注投隣舍待明

相見可也金宗直詩曰

滄海茫茫紫鳳騰  
八年生理只孤灯

收來姑托夢夜照  
臉上丹霞一半紅

白香娘良家女林七峰妻也不得於繼母又為夫所棄其叔與舅勸適

他娘不從至碁柱碑下解縶與棠贈樵女曰持此道我父母以澄我死且

覓屍於洄中因唱山有花西教其女遂赴水死其歌曰天何高遠地何

廣遠天地雖大一身靡托寧投洄矣於魚腹府使趙龜祥作傳

事類彙編

國初有成安人犯大辟朝廷遣官按覈其漢召女曰芦兒名編數籍  
資毛絕世且解文字按使之來輒面薦枕、即感不能治其微而罷放  
相繼最後朝廷特遣剛正之人膺是命者乃曰前是任者輒感於其  
女是妖物也吾則不見其面而先加其罪致之死地則於治獄何有先釋  
甚嚴人皆曰芦兒非但不活其父身且不保一日頃按使之行當抵某園  
某浦驛亭驛去本縣僅四十餘里芦兒先到驛謀於郵吏淡粧素服  
不施粉脂如村女現光狀或隱或露於候厨帳裡按使之目不成而  
心已動托以日合因投宿郵吏家向主嫗曰今日驛亭素服者誰家女  
嫗曰妾婆賤產何足道哉按使密令詢之款情而益異之成說死生



相忘有如江水芟兌刺其臂刻使名其子憐之是鷄既鳴矣起而言  
四星使行乞尊嚴村家下體既已犯分恐事泄官家罰及父母倘良  
緣未了賴期他日黠然告別徑馳還家按使纔入郡先命捕繫其  
漢女嚴加械柙閉院不見搆以妖惑按使治素王法之罪庭訊暖意  
其女抗辯曰乞小齊嚴威頃刻緩死罪難應誅例供佞業而死願明  
府一監供辭哀號不止按令捧入招耶則先叙冤狀繼書一絕曰

芟兌玉臂是誑名

寧見洛東江水盡

妾心終不負初盟

按使愕然開戶視之乃昨  
日灵浦村女也按認墜其妖術中業為所誤噬臍多及即称心腹痛  
不化仍謝病遂去世所謂感安差使在以此云

朴遼同者其家園古樹有鶴巢巢屋兩雛羽翮未成而樹枝風折

一雛死一雛不能飛逸同憐而籠養之雛則授其食鷄飲啄不難  
名以鶴山呼之則必引頸翩然而至如是者累年一日忽颺去不還者  
殆有月逸同益歎其不沒久且慮其或為人殺傷肯以妻入郡着  
上衣取靴子欲穿窅人忽指屋上曰鶴山至矣相與驚歎逸同亦顛倒  
出見俄而鶴飛入逸同坐房咏去靴中物即收尺毒虺也渾舍嗟異之  
鶴亦冲空而去自此永絕影響鶴雖羽族中微物而尚不忘護養之  
恩知所報不但如黃雀之報揚聲誦為背恩忘德者之戒  
義城有冰山上有石穴穴口高三尺廣四尺八寸橫八五尺一寸是為風  
穴又有穴在穴底直下廣一尺深三畧處後一尺其下四尺淺淺難望  
立夏後冰始望極熱則冰堅而雨則冰釋春秋不冰不熱冬則



溫氣如春是謂水穴

景溪墳在義城石文村古塚累累不知其幾中有一墳最大村民刻  
破我犯裏面鄰右吳克謙見而駭之叱使還等其夜克謙令有一  
人服歸甚異教詩一絕再三丁寧其詩云

闕詔注事其誰論  
千載惟存景溪墳

飛鳳曲亡人不見  
文有蘭琴去香難閱克謙僅識字不識詩句而覽房錄也此詩

人皆異之

口渚旁三里許平泉草莽之中穴如品字形一穴圍六尺二穴  
圍各三尺自古傳說深不可測即古興毛穴高者史記云厥初  
有人三人從地湧也今鎮山北麓有穴曰毛與是其地也長曰良乙  
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三人獐荒僻史衣食肉百見紫

泥封木函浮來系漁瀆就而開之內有石函有一紅帶紫衣使在隨  
來開函已青衣處女三人反拘犢五穀種乃曰我是日本國使吾王生  
此三女云西海中岳降神子三人將歆開國而無記正於是命臣侍三  
女而來宜作記以成大業使在忽乘雲而去三女以歲次公娶之即泉  
甘土肥廣射矢卜地良乙那那居曰第一徒高乙那那居曰第二徒夫  
乙那那居曰第三徒收播五穀且牧狗犢日就富庶五代孫高  
厚高清高李昆李三人造船渡海泊于耽羅津新羅威時也于  
時客星見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反厚等至王嘉之稱厚曰  
星全以其勳象今清也袴下愛如己子稱曰王子又稱其李曰徒  
內邑名曰耽羅以初來泊于耽羅而朝新羅各賜室蓋衣帶而



遣之自此子孫蕃盛敬事新羅高為星良王子夫為徒內其後  
服事百濟除星主王子之号以其為佐平侯在為恩平及羅濟王  
亡耽羅國主遣太子末老朝高肅太祖因星主王子爵

高肅時順天府使崔碩秩滿入為秘書郎故事太守替還必贈  
馬八匹碩還邑人進馬請擇良碩笑曰馬能到京足矣何擇焉至  
家故其馬邑人不受曰碩吾在沙邑有馬生駒帶來是我貪也并  
并其駒還之自後贈馬之弊遂絕邑人頌泣立石號八馬碑歲久碑  
仆地崔元祐復起之有詩云  
宋注昇平節序移  
送迎多愧奮民時  
莫言無迹堪傳後  
後起崔君八馬碑  
昔太守孫儉眷官妓好按部重遊好已老通判張鑑有詩曰  
霜月婁涼驚子樓  
當時座客休嫌老  
郎官一去今悠  
樓上佳人亦白頭

高麗朴忠佐曾遊昇平郡與妓張玉有情及為按廉聞張玉已死悵

然賦詩云

九十浦頭潮散生  
碧松紅樹去年程

如今漫擁旌旗過  
樓上多人望此行

按輿地勝覽九十

浦在康津縣樓蓋指鷺子樓而言

有僧玉詞者得從李統制薨臣在舟師出暫難左右及統制歿  
仍居忠愍祠構精舍其側守直不廢每手備祭膳以祀之年今十  
餘矣自言能以左右要定人息定時刻不差云驗之果然蓋此庸僧  
也又言海上如有警報則統制使必先期見夢云云云云天尚有未  
泯者而一片為國之心死而不死也歟

順天地形最遠每正有句後早梅始發三月句後百花盡落古詩  
云五月榴花照眼明而詩則四月始開月令云六月腐草為螢



云法則五月六見螢火其言早此輿地勝覽載係漁詩四十  
月山茶爛熳紅蓋亦同其時所見而賦之也

○柚為順天土產而聞平時柚戶苦於侵剥多斫去之朴訥齋詩所  
謂包貢柚老枝是也及丁丑亂後蕩然無遺府使李昌迓官植十  
餘株而時未結實唯防踏島中有之而進上則實用於與陽地今府  
內品官鄭思浚家養數株其矣特大蓋覆其樹則經冬不凋  
至翌年春浚毛味從新異矣

○世号昇平為小江南未知所據輿地勝覽以山水奇麗故補之  
云恐不然也竊意府僻在海曲為一別區而平時民物盛富故好  
事者為之說耳或謂中朝順天府故比以補之按中朝順天府

乃北京非江南也謬誤可笑

○李惟澤號柳谷草廬惟泰之兄早事金沙溪篤學著名慎  
節齋薦于朝官至大興郡守母至孝年六十九母病克盡誠  
孝遭喪水齧不合口及至斷敗疾篤惟不釋衰而絕命其母生  
時家中一母鷄病不啄粟前歲所生鷄相隨不離口舍穀物以食之累  
月母鷄死子鷄叫呼蹴躅飛翔上下累日而死人而異之以為公孝所  
感宋石菴碣文曰畜物子母均有所感云事聞旌闕

○安峽洛山寺在五峯山中上下法堂八間寮舍七房合七十間宿軒  
四間奉揭 肅廟御製詩高麗僧益壯記畧云襄州東北降仙驛  
南里有洛山寺之東數里海過有窟其高可百尺其大可容萬斛



之舟其下海濤常出入世稱觀音大師師住處新羅僧義相款親親  
聖容乃於窟前石上秣楷精勤至二七日尚未得親便投身于海就  
扶出石上觀音即於窟中伸臂授水晶念珠曰我是身則未可親  
觀但從窟上行至瓊竹湧處是我頂上此地乃當一殿龍穴獻如意  
珠及旃玉義相果於生竹處設殿以就所獻玉造像安之即洛山寺  
也我太祖定國後春秋遣使設齋仍為之設規水晶念珠如意珠藏  
於是寺癸丑天兵攔入我疆是州於雲岳山等城守御城陷寺以取  
水晶念珠及如意珠埋於地而亡走上告於朝兵退遣人取之藏於內  
世傳有人到窟前至誠秣楷則青島安現明宗朝兵馬使柳資諒到  
窟前焚香秣楷則有青島金花飛鳴花度步幅頭云我世朝幸此寺

以佛宇陋隘命新之極宏壯睿宗嗣服命臣韓繼禧祇奉香幣  
且賜田畝奴婢以供香火肅宗御製云快登南里洛伽峰風捲纖  
雲月色濃歎識圓通大聖理有時青島舍花逢

○高麗時召陳補闕在江區維岳西松杉蔭密水石幽奇公愛之入洞中

乃葺屋兩三隱映林間一老僧常與子生溪石陳下馬與談氣運不凡見

一絰扇畫盤松陳取扇書其背云

走僧長伴蒼髯叟  
何更移真入扇團

此僧卽和云

春風不到峨嵋巔  
撲地蛟龍翠作團

○原州縣南道傍有石以狀半破石槽舊在西川邊就而飲者多不

足焉是更憚於往來款轉置於縣外共移之忽大雷震石碎

爲三一沉於泥一不知所在一卽石泉石也



曰杆城縣南有鳴沙細而不難壞土人馬行其上則有聲戛戛鏘鏘以手拂掠亦有聲雨晴日曝內濕外暎其聲尤著若蹂踐板過則聲亦漸微嶺東江陵以北往往皆然而高臺杆之間為最多

白巒陵島在海中水路千里波濤極險或曰羽陵或曰牛山方百里三峰及峯沔晴則可望山形夙便一晝夜可渡云高麗太祖時于山國使白吉土獻方物毅宗時遣溟州道監倉使金柔立泚親之東北有村為旧址泚有石佛石塔鐵錘太宗時流民在島中遣按接使三陟人金麟雨刷四千餘戶世宗時又遣高麗南瀨俘島民金九生等七十餘人空其地戮其首逃者康熙十一年壬子嘗將張漢相復通搜討至今嘗將吳越松萬戶間三年交互泚來

○寒松亭在江陵壁大洋控平野蒼松石沙鬱鋪十里南牧里許

有茶井石竈石臼卽述仙郎徙耶遊處樂府有寒松亭曲書

琴底漂至江南之人未解其詞高麗光宗祖國人張晉山奉

使江南之人問之晉山作詩解之曰

月白松夜  
波安曉浦秋

哀鳴來又去  
有信一沙鷗

古老云清夜月也之詞常同笙鶴響于雲表至則無見云矣

○金仁存上琦之子初名緣性明敏少登第直翰林院累轉起居

舍人知制誥兵部員外郎遼使孟初至仁存為按伴嘗一日并轡

出郊雪初霽馬蹄觸地作聲初唱云馬蹄踏雪乳雷動仁存

召應聲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

○朴道良字三可燕山朝知喪之制方嚴死者必死公守序三年



自今晏禍中廟正位旌門以表其孝入鄉賢祠金冲菴薦赴孝  
廉科不第時授龍宮縣監稱辭之日中廟引見曰堯舜之治復可  
為之乎曰可乎上曰何也對曰臣居于朝野喜見本朝之性古之甘者  
今亦甘古之苦者今亦苦卒之為物至微而其性安分於今古況人性  
豈異於古今哉堯以堯舜之治治之則其治不難致矣上嘉歎而遣  
之反莅官之初見兄弟爭田累之不決一日與官人設盛饌時每使  
客下吏皆恠之衛罷招訟者兄弟上堂仍設酌曰汝等不知兄弟之重  
分訟作仇我為地主泣化未行使同氣之同致生爭端我何面目忍為  
汝侖乎此宴乃汝等戲太守而設也因諭而古今兄弟于之情誨  
教勅曰田土易辨骨肉難得同是父母之遺體若手足之左右豈斷

一臂以終恩愛之重乎因流涕滿觴訟者兄弟感悟即出毀券相  
讓公擊節歎賞曰人非堯舜孰能過之而能改過莫大焉某觴  
自屬慰獎甚至訟者兄弟淚服其意終乃友愛不衰

●以後召一書生遊學至溟州見良家女資毛頗佳書生以詩挑

之也曰婦人不妾淫人待生擢第父母有命則事可諧矣生即啟京

師習武業女家將納婿女平日臨池養魚一日驚駭群必就來

食女食魚謂曰吾養魚久矣宜知我是將也書投之有大魚躍食

悠然而逝生在京師一日為父母俱饌市魚而收剝之得帛驚異

即持帛書及父母徑詣女家婿已及門生以書示女家父母異之

此情誠耶感此人力所能為之也遂其婿而納生焉



○世祖大王南巡于忠清道幸佐雍山福泉寺見慧覺尊者越三日初去駐蹕溫陽郡之溫泉既四日神泉湧出盛流于庭上大異之命鑿之通然隘化其冷如雪其清如鑑其味甘而淑其性柔而嫩天顏悅豫卽命領示于扈從宰樞莫不相顧竊乞以爲昔無而今有陽溫而泉冷允爲上瑞八道抗表稱賀

○女妓井在瑞山郡有泉石流化於大路邊洎之不絕大旱年減本邑爲瑞州時有使星携一妓往泰安之亦有狎妓被妬而逃投此井而死因名曰女妓井其後或逢紅粧被髮女於月下夜雨則人多暴死故敗去廢之云又云使命往來時必來此井相與環坐調脂粉粧故曰女妓井

○貝津沁恩堂卽城隍神堂前臨大路能作威福人過其前者若不馬  
○卽斃大為行人害進士徐寬適過其前不下馬○卽斃寬卽令人以  
馬先蒙神折爰出之投於淤泥中有僧後至叫痛之聲叱于神堂丁  
寧呼僧曰我為徐所困不可在此願移於林川僧如其言移之此後其  
害永絕云

○全韻詩註長白山之東有布庫黑山其下有池曰布勒湖里相傳有三天口女  
是古倫次云古倫次佛庫倫俗於池有神鵠食朱果臥季女衣季女含口  
中忽已入腹遂召為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朱  
果之故因錫之姓為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黑雅順獎小冊乘之母  
遂凌空而去



○全韻註丙申春以世祖章皇帝時表章 崇禎末死事諸臣僅據  
傳聞未暇遍為按訪迄今而遺事漸彰明史所載按籍可考若史可  
法之力支殘局矢死金忠劉宗周黃廣遠周之塞諺三朝臨危授命均足  
補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險力行陣與夫俘擒駢轡視死以歸  
若而人者必多愧疾風勁草節自盡以全名節者并可矜憐又如福王之  
倉卒偏安唐桂三王之流難竄事亡室可令其湮沒又如水太祖薩爾  
澹之捷明良將若劉綎杜松等皆沒於肆其時抗我叛行自當稱難  
至今跡其竭忠效命未肯不為素愜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  
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周遇老秦懋德孫傳庭等以圖獻跡躡禦賊  
之力禦之終有生氣終由明政不綱權奸接跡遂致黑白混淆忠良

泯滅為撫擊不平福王時雖有追謚之人而去取多為近為重  
予惟以太公正至為衡若錢謙益之自翊清流覲顏降附反堡屈大  
均輩之倖生畏死詭托緇流均屬喪心多恥自當嚴春秋斧鉞之誅  
而明李益鄭汝臣為國抒忠宜加優獎準情理而公好惡即以示彰  
瘁而植綱常因命太學士九卿等集議徵多姓名仍其故官予以  
謚考一如世祖時例議上予專謚者二十八人通謚忠烈者一百十二人  
通謚忠節者一百九人通謚烈愍者五十六人通謚節愍者八  
四十五人無為節叙事矣集為勝朝殉節諸臣錄刊行以垂不朽此  
惟遠紹祖述而所錄幾多至百倍有若當時留待決日之推行云爾

○有一譯空手入燕京將還討其主顧而泣主惟市向之討曰渡江潛



挾他人銀事發併已色没于官今空手還多以為生不如多還拔鈕  
款自殺主顧驚意抱斬奪刀問曰耶没銀幾何曰三千兩主顧曰大  
丈夫死多力仍多銀今死不还将如妻子仍吾貸君萬金  
五年貨值五沒以萬金以本銀併我譯既以多金遂大貿而還堂  
時未及識之女莫不神其才五年中遂致巨富乃自削籍譯院  
不復入燕久之密訪其所親之入燕女曰燕市若遇其主顧堂問  
世名須遠圖永遘癘死所親以說谎頻難之譯曰第如此而還  
堂奉千金既入燕果遇其主顧問譯安名但對如耶受隣主欲  
掩面大慟泣如而下曰天乎天乎何降禍善人之家若是之慘耶遂以  
百金托之曰彼妻子但亡多主在幸君我以五十金具幣設奠奠矣

以千金進齊薦移所親者殊踴愕然業已謬言遂受百金而返其  
詳家已遭癘沒死無遺者其人大驚且惧悉以千金為主顧薦齊終  
身不復為燕行曰吾幸面目復見主顧云耳

公唐城尉洪彥純明萬曆時名諱也入皇城嘗遊娼館女隨名弟倆  
有千金者洪千金求薦桃女方二八有殊色對君泣曰奴所索高價  
者誠有天下皆鏹男無肯千金者祈以免斯須之辱一日再日本款以鏹  
館主一以望天下有義氣人贖奴作箕帚妾入娼館五日無敢以千金  
來者今日幸逢天下義氣人然公外國人法不許將奴還此身一棄不可  
再浣洪殊憐之問其所以入娼館者對曰某南京戶部侍郎某女也  
家被籍追贓自賣身娼館以贖父死洪大驚曰吾真不識如此今堂



贖妹償償幾何女曰二千金沒立輸之與決別女乃拜稱恩父而去其  
後洪洪絕不耳之常又入中國沿道收訪洪純彥來及反進皇城路  
左威設供帳逆謂洪曰本兵名老耶奉要及至石第石尚書逆拜曰恩  
丈也公安待翁久遂握手入內室夫人感鞋拜堂下惶惑不知所尚書  
笑曰丈夫名老乃女耶洪始知夫人乃娼婦耶當女也出娼館即歸石  
星為繼室此石貴人<sup>夫</sup>孫手自織錦皆刺報恩字及洪歸裝逆報恩  
後反他錦繡金銀不可勝數反壬辰傳亂石在本兵力立此兵在  
以石本意朝鮮人故也

○示承業洛中鉅富也其病也歎閱視貨殖都牧聚許夥計帳簿  
合籌之共銀五十餘萬其子曰歟歟煩久且耗請因而收之承業大恚

曰此鄉城中萬戶命脉也奈何一朝絕之亟還之承業既老我其子孫  
曰吾即事公卿多獨秉國詔為家計者鮮及三世矣國中為財者視  
吾家化入為高下是二國詔也不散且及禍故其子孫而蓄而私貧實  
者承業既老多散之也有尹映者好道下承業之富其貨財有自來  
富甲一國至承業時少衰方其初起時莫不有命存焉現許生事可異  
也許生竟不言其名故世無得以知者云映之言曰許生居墨積洞直抵  
南山下井上有古杏樹柴扉向樹而開草屋數間不蔽風雨然許生好讀  
書何謂許生笑曰吾族之未熟妻曰不有二字生曰未素學奈何妻曰  
不有隔乎生曰隔毫本錢奈何其妻走且罵曰晝夜讀書只學奈何  
何不工不商何不盜賊許生掩卷起曰惜乎吾族之本記十年今已



七年矣心門而去多相識者直之雲衢向市中人曰漢陽中誰最富有  
道卞氏者遂訪其家許生長揖曰吾家歟有邪巾試願從君借萬金  
卞氏曰諾立與萬金客竟不謝而去子第實客視許生乃丐者也綠  
條穗拔華屨跟顛笠挫袍煇曼流涕客既去皆大驚曰大人知客  
乎白不知也今朝擲萬金於生平所不知何人而不同其姓名何也卞氏曰  
此非有耶知也凡有求於人者必廣張志意先耀信義然顏乞媿屈  
言辭重後彼客衣屨雖弊辭簡而視客容多作色不待物自足者  
也彼其所識術不小吾亦有識士客不與則已既與之萬金問姓名  
何為於是許生既得萬金不復還家以為安城畿湖之交三南之館  
口遂止居焉棗栗柿梨柑柚橘榴之屬皆以僥直居之許生權果

而中國是燕祀居頃之許價之獲侯直於許生反輸十倍許生喟然歎  
曰以萬金傾之知國淺深矣以罽布帛繇入濟州悉取髮髮曰展牧  
年國人不能累頭矣居頃之網中價至十倍許生問老蒿師曰海外豈  
有空島可以居者乎蒿師曰有之常澤風直西行三日夜泊一空島許在  
沈門長崎之間花木自開葉花自熟麋鹿成群游魚不驚許生大喜  
曰爾能導我富貴共之蒿師遂泛之遂御風東南入其島許生登高  
而望慨然曰地不其滿千里要能有為土肥泉甘只可作富家翁蒿師  
曰島空無人尚誰與居許生曰漁者人所收也尚恐不漁何憂乎是  
時過山群盜數千州郡菱卒逐捕不能得然群盜亦不敢也剽掠方  
飢困許生入賊中說其魁帥曰千人掠千金所分我僅口人一兩耳



許生曰角有妻乎群盜曰無曰角召曰子群盜笑曰有田有妻仍苦  
為盜許生曰審若是也仍不要妻樹屋買牛耕田生為盜賊之名而  
居有妻室之樂行無逐捕之患而長享衣食之饒乎群盜曰豈不  
願如此乎但恨多錢耳許生笑曰角為盜仍患多錢吾能為汝辦  
之明日視海上風旗紅者皆錢船也汝取去許生約群盜既去群盜  
皆笑其狂及明日至海上許生載錢三十万盜皆大驚羅拜曰惟將軍  
令許力肩去於是群盜爭負錢人不過百金許生曰角等亦不  
足以取一石金似欲為盜今角等雖欲為平民名在賊簿安可洗  
矣吾在此俟汝各持百金而去人一婦一牛來羣盜曰諾皆散去許生  
自具二千金一歲之食以待之及群盜至無後者遂俱載入空島許

權盜而國中多警矣於是伐樹為屋編竹為籬地氣既全百種  
頗茂不苗不蓄一莖九穗留三年之儲餘悉再載往糴入崎島日本房  
州產土萬方大飢遂賑之獲銀百萬許生歎曰今已吾小試矣於  
是遷召男女二千人令之曰吾始與汝等入此島先富之然後別遣文  
字翔造衣冠地小而薄今吾去矣兒生執匙教以右手一日之長讓之先  
食棄其他物曰莫性則莫來投銀五十萬於海中曰海祐昌汝者百萬  
無所容於國中况小島乎有知之者載與俱化為往禍於此島於是  
國中賑施獎賞妻告者銀尚餘十萬曰此可以報平氏性足平氏曰君  
記我乎平氏驚曰子之容色多矣瘳得無敗萬金乎許生笑曰財  
料西君輩事南島金何肥步遠哉於是銀十萬付平氏曰吾



不耐一朝之飢亦竟讀書慙君萬金卞氏大驚起拜辭謝願受什  
一之利許生大怒曰君何以賈豎視我拂衣而去卞氏潛踪之望見客  
向南山下小屋有老嫗井上澦卞氏問彼小屋誰家嫗曰許生貧宅貧  
而好談之一朝也門不返者已五年矣婦有妻在蔡其去日卞氏始知客  
乃許姓嘆息而收明日遂持其銀往遺許之辭曰我款富也棄百萬金  
而取十萬乎吾淫今得君之沈矣君故視我計曰送糧度乃授布一  
生如法足矣孰肯以財勞神卞氏說許生百端竟不可奈但卞氏自是  
度許生還之輒乃自沈遺之許生欣然受之或有加則不說曰君奈  
何遺我災也以沈沈則益大喜相與至穽既收歲情好曰篤得淫客言  
五歲中何以致百萬許生曰此易知耳朝鮮井不通外國車不行域

中故百物生于其中消于其中更千金小財也未足盡物然折而十之百  
金十之足以致十物之輕則易轉故一貨雖出九貨伸之此常外之道小  
人之價也夫万金足以益物故在車專車在船專船在邑專邑如網  
之有罟拒物而散陸之產萬潛停其一水之族萬潛停其一鹽之材萬  
潛停其一貨潛藏百物皆涸此賊民之道也後世召司者如召用我  
道必病其國示氏曰子初何以知吾出萬金而來吾求也許生曰不必  
君獎我也能召万金者莫不獎也吾自料吾財足以致百萬然命  
則在天吾何能知之故能用我者有福者也必富益富天所命也  
安得不獎既得萬金憑其福而行故動輒召成若吾私自獎則成  
敗未可知也示氏曰方今士大夫歛取南漢之恥此志士之搔癢奮



智之缺也以子之才仍自苦沉宜而沒世耶許生曰古來沉冥者何

恨趙聖期

考批  
修齊

可使敵國而老死布褐柳馨遠

潘溪  
居士

廷繼軍

食而逍遙海曲今之謀國政者可知已吾善賈者也其銀足以希九  
王之顧然而投海中者無耶可用故耳卞氏喟然太息而去卞氏本  
獎李政承浚美李公時為御堂大將嘗獎言委老閭閻之中必有  
奇才必與共大事者乎卞氏為言許生李公大驚曰吾哉真有是  
否其名云何卞氏曰小人獎居三年竟不識其名李公曰此異人獎  
君俱往其夜公屏驢徒徃與卞氏俱步至許生家卞氏止公之外  
錦先入見許生具道李公所以來者許生喜不啻者曰趣解君所  
佩壺相與酌飲卞氏向公久露立數言之許生不覺既夜復許生

曰何召客李公入許生坐坐不起李公急所措躬乃敘述國家耶以  
求之意許生拜手曰夜短流七聽之太遲汝今似官曰大將許生曰  
汝乃國之信臣我薦卧於先生汝能請于朝三顧草廬乎公低頭  
良久曰難矣願得其次許生曰我未學第二義固同之許生曰明將  
士以朝鮮旧恩其子孫多脫身東來流難惇鰥汝能請于朝出宗  
室女遍嫁之奪李貴金塗家以處之乎公低頭良久曰難矣許生  
曰此二難彼二難何事可能有最易者汝能之乎李公曰願聞許生  
夫歟薛大義於天下而不先交結天下之豪傑者未知有也欲伐人  
之國而不先用謀未有能成者也今滿州遽而天下自以不親於中  
國而朝鮮率先他國而服彼耶信也誠能請遣子弟入學遊



霍如唐元故事商賈出入不禁彼必喜其見親而許之秋選國中  
之子弟薙髮胡服其君子往赴瀆死其小人遠商江南覘其虛  
實結其僇傑天下乃置而國恥多矣若孔朱氏而不得卒天下  
諸侯薦人於天進可為大國師退不失伯舅之國矣李曰士大夫  
皆黠守禮法誰肯薙髮胡服乎許生大叱曰所謂士大夫是何  
等也產於桑陌之地自稱曰士大夫豈非黠乎衣袴紕素是有喪之  
服會撮如靡是南蠻之推結也何謂禮法樊吾期歆報私怨而不  
惜其頭武灵王欲強其國而不恥胡服乃今歆為大明後讎而後  
惜其一髮乃今將馳馬擊劔刺鎗殲乎恥而不愛其廣袖自以  
為禮法乎吾始三言此意一可得而能者自謂信臣、固知是乎

是可斬也左右顧索鈞歆刺之李公大驚而起躍出後痛疾走歸  
明日復往已空室而去矣

○趙判書啓遠為慶尚監司巡到青松路左有二僧相枕而卧前  
騶至呵之不避鞭之不起衆平曳之莫能動趙公至僧問何在僧  
起坐益偃蹇睥睨良久曰汝以虛聲連勢得方伯乃復爾耶趙  
公視僧一赤面而圓一黑面而長語殊不凡乃下轎欲與語屏徒衛  
隨我趙公行數里喘食流汗不止願小憩僧罵曰汝平居衆人皆  
言身被堅執銳當先鋒為大明復讎雪恥今行數里一步十喘五  
步三憩尚能馳遼遠之野乎至一岩下曰樹為屋積薪而寢其上  
趙渴取水僧曰此貴人又嘗飢也出黃精餅以饋之屑松葉以澗水



以進之趙頗感不能飲僧後大罵曰遼野水遠渴當飲馬溲相僧  
相持痛哭曰孫老爺之問趙曰吳三桂起兵填中江浙騷然汝知  
之乎曰未知也西僧嘆曰身為方伯天下有如此大事而不知  
徒大言得官耳趙向僧是何人曰不必問世間亦應有知我者汝且  
少坐我當與吾師俱來與汝有言兩僧俱起入溪山少焉日昏僧久  
不返趙待僧至夜深草動風鳴有帟闌聲趙公大恐幾從已而众  
明燎炬尋監司而至趙良久出谷中久之居常愜恨于中也後  
趙向于尤菴先生之必是明末提兵官也常弁我前汝者何  
自明其非東國繼徒也積薪者卧薪之意也哭必呼孫老爺何  
先生曰似是太學士孫承宗也承宗嘗視師山海關西僧似是孫

之麾下士也

○乾隆戊申漁於漳河泗水者腰斷浮水帝薨卒收萬塹河傍  
別疏之視河中萬弩俱張其下有塚遂掘得其棺銀海金昆俱  
帝子冕服乃曹操屍也帝親至閼廟昭烈像前跪其屍而斬  
之此舉非但盡千古神人之憤快破七十二塚之疑

○長城外白雲塔石龕中有遼時八定僧肉身至今不壞微溫柔  
降但瞑目無氣息

○蒙古譯言乞闌赤者書生也八合識者師傅也我國內三斤下隸  
号惣羅赤此當因蒙古高麗之旧麗世多習畏兀語惣羅赤者  
必蒙話也



○看元史自天子名號殊不類常恨艱誤口外有一廢刹元四也斷碑有歷叙詠元帝功誼曰成吉思者太祖也窩闊台者太宗也薛禪者世祖也完澤者成宗也典律者武宗也普顏篤者仁宗也格堅者英宗也忽都篤者明宗也六憐真班者中宗也

○蠻語愛莫雅者華語有病緣落勿渾者華語汲原恥也曳落何者滿語壯士也

○彌串僉使張超日記吳學達海尹學士集以丁丑四月十九日被害云故兩家據日記以十九日祭之丁丑乃皇明崇禎十年而兩學士過害於清人之在瀋陽時也洪學士翼漢不載日記則不祥其成仁之目的在何辰故亦從兩學士祭以十九日矣今覽清人

所檄則皇清開國方畧特書崇禎二年三月甲辰殺朝鮮臣洪  
翼漢等以正敗盟搆兵倡議祖明之罪崇禎乃清太宗年號  
而三月甲辰考之日干為初六日所謂等字視之吳尹兩學士  
之過害亦當同是三月初六日也

○豐潤縣其東北有秦王山惟荆叢生相傳唐太宗為秦王時  
登此山見荆悞然曰此里師受吾句讀時所用外也下馬拜之荆  
皆垂首向地如俯伏至今猶然云

○未及遼東有王祥嶺踰嶺十餘里有冷井使行時設幕朝  
餘處也非石甃乃路傍泉源盈科味甚甘冽冬溫夏冷每  
我東使行時泉必涌出而東人去則立竭蓋遼東本朝



鮮地故氣類相感而然云

○自伏羲至今乾隆帝正統天子總二百五十差通計呂后武后  
年統天子自曹魏孫吳南北朝至五季總八十五僭偽帝王自后  
羿至周弘化帝吳三桂總二百七十春秋之君四百九十有奇

○我東以錢十文為一戈為一兩今中國以百文分為十釵十六文為一陌  
我俗以戈一文稱一分戈十分為一戈李炯菴漁樵謂其義出衡其度  
也十釐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戈一文之厚今釐之積為  
一分也十文之積今十分之厚一寸也百文之厚積可一尺也衡則十釐  
為一分十分為一戈十戈為一兩今錢之名數取衡之名數也然今我  
錢大小厚薄不倫難以取準矣

○海外國記事一卷 嶺表頭陀山汕 康熙甲戌汪大越因頭陀諸  
事大越國在瓊州南海萬餘里每朝且有箭島泛洋中起繞  
船一匝而前飛去舟人口此神鳥也洋中見諸怪異浪上豎小旗或紅或  
黑乍沉乍浮一枝繞過一枝復來續有十數枝船人口此名鬼船見  
則不利風濤奮發雲霧滾々有烏龍蜿蜒出船左舟人中急燒硫  
黃鵝毛以禳物揮灑不得近一夕雲陰晦冥星月杳光忽有火  
山從後起光觸船上山野燒返照漸與船近舟人以木扣舷不絕響  
酌而更時候審知舵掛其艙舡初橫開始隱不見蓋海鯢見雷云  
既至其國皆裸體被髮以布絛纏蔽其前推髻染齒水面蓮花  
浮動翠葉便翩而無根無藕其國戰陣皆以象國王出場演武每



以象為藕背載丹漆木鞍三人共一象皆金盔纁執金鎗而立其  
背縛藟為人列樹塹上山軍陣伏連響銅鼓齊發火咒諸軍直  
前觸象群象亦騰躍奮前則諸軍退避象各以曼卷取藟人  
而還國有死罪則縱象拋起數丈仰齒貫之洞膏穿腹頃更靡  
爛沁尸効除其刑國王俱言本國山中犀象成群要生象用兩  
訓牝誘夾之以大縲絆其足於樹間使不動飢渴之數日使象奴  
漸迫近而飲食之少習兩牝挾而歸時方旱春平時綠苗已含穗不糞  
而歲三獲云風土氣候常暖陰而長養陽而消鏹故萬物叢生於秋  
冬其作事用夜女慧於男樹多波羅密椰子檳榔山石榴丁香木  
蘭香茉莉其鄉邑聚落皆節屋竹籬

康熙乙未間我國人逢黑真國人於山海外與一女同行蓋古  
塔東北數里有冰河五年一水有國曰黑真未嘗通陸前此十餘年  
黑真一人忽涉冰來至西岸初不辨是什物細察之則人也通身蒙  
數皮但出頭面髮鬚卷如草邊人生致皇京康熙皇帝召見饋  
之酥則不知喫惟啖生魚肉陳列百物於前視其所欲得而奉之  
所顧引示女人即欣然接抱於是帝命擇配聰慧女子且令  
伶例侍衛五人並女嬪還本國給五穀種耕具使教之豐農後  
五年其子女復渡冰海而來謝恩持大珠如拳者數枚船史  
長丈餘以貢女言國在大海中無君長人長者三丈小不下丈餘惟  
獵禽獸食生魚鱉魚珠滿海中光怪不測此載一蒼巖行記



○漢制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自中二千石至<sup>百</sup>凡十四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百石月俸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俸七十二斛錢九千至百石月俸四斛八斗錢八百晉制品秩第一等一千八百斛後周凡九命三公一萬石至下士一命一百二十五石唐制正品歲七百石錢三萬千至從九品五十二石錢一千九百七十米制四十一等宰相樞密使月俸錢三百千至保章正二千 皇明正一品月俸支米八十石從九品五石太約校春秋戰國時卿補萬鐘則漢制三公月俸已為些略考今清制祿川縣養廉又些略於皇明之制矣

○高麗中書尚書令門下侍中歲米四百石我朝正一品歲米九十八石紬六匹正布十五疋精貨十張從九品十二石正布二疋精貨一張壬辰

倭亂後一品歲俸六十餘石精貨一約制祿非於前代而間多冗負故也

○皇明始終有三異事太祖皇帝起自比立建文皇帝大內老禪崇禎皇帝被髮殉社又王陽明之道學戴南宮之武略汪南溟之文章皆有悍妻平生畏服不敢出氣亦備皇明三異事

○治水腫方用田螺大蒜車前子草和研為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即愈

○宋孝宗食蠐過多患痢有嚴防禦者用秋菜藕節研細熟酒調服果愈



○楓樹菌食之則笑不可止陶隱居本草註掘地以冷水攪之  
令濁少頃取飲謂之地醬可療諸菌毒

○面上水痣俗号武射莫爲治方秋海水洗立消無痕余從弟  
綏源履仲八九歲時滿面水痣百方無效有魚姓老醫教洗八  
九月海水數洗立效鼠乳癰亦海水卽效

○患痢苦劇時以蛭蜋數十條入白滾湯取汁煩渴引飲以此水多飲  
之屢試當有效。治癰取生干角擦取汁露置一夜日出前東向  
坐嚙之屢試屢效。○壯陽方取秋蜻蛚去頭翅足研極細泔水  
和丸三合能生子一升老人能媚小姬

○熟河有三十六景康熙巡景風殿閣一曰烟波致爽二曰芝暎雲堤

一曰無暑清涼一曰延曛山関一曰水秀岩秀一曰萬壑松風一曰松窩清  
越一曰雲山勝地一曰四面雲山一曰北枕獲峯一曰西巔晨霞一曰鍾峯後  
照一曰南山積雪一曰梨花伴月一曰曲水荷香一曰風泉清聽一曰濠濮間  
想一曰天宇咸暢一曰暖流暄波一曰泉源石壁一曰清風綠嶼一曰鶯轉  
喬木一曰香遠益清一曰金蓮映日一曰遠近泉聲一曰雲舫月舫一曰  
芳渚臨流一曰雲容月態一曰澄泉遶石一曰澄波置翠一曰石磯覩魚  
一曰鏡水雲岑一曰瘦湖挾鏡一曰長虹飲鍊一曰叢樾蕭田一曰水流  
雲在揔名所居曰避暑山莊

○諸幼中酒石最要若真有是石當為天下佳室世傳 皇明天啓

中倭攻琉璃房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世寶將以贖父舟漂



到濟州牧使其向舟中有何物太子以酒泉石漫山帳對酒泉石形  
瑪琉中窺客一盞以清水貯之即爰為羨酒漫山帳以海蛛絲茶藥  
結造小張則可覆一屋大張則小而蚊蠅大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  
不許則遂發平圍太子以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籍船中所載遂  
殺太子、臨死詠詩曰堯謫難分桀服身  
臨刑何暇許蒼旻三良臨穴誰能贖  
暴骨沙場纏有草竹西樓下臨水二子乘舟賊不仁  
魂歸故國吊無親遺恨分明咽萬春此載李章燬擇里志牧  
使遭貽叅減死長流云

○熱河酒肆繁華不減皇京壁上多名人書面流霞亭題功臣富

貴兩忘羊且益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短簷風雲四時香又翠

求素樓壁上有題

致主初心函漢唐  
暮年身計落農桑

草烟牛跡西郊路  
又卧旗亭送夕陽

兩詩不知何代誰作而臨風一詠令人感慨

○宋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  
答序有口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  
音有司勅中小官不當松交外彞神宗問青唇何事皆莫能對乃  
問趙元老、對曰太平廣記有賭鄰夫見婦吹火為詩云

吹火朱唇動  
添新玉腕斜

遙看烟裡面  
恰似霧中花

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

君二吹火我當效之夫乃為詩云

吹火青唇動  
添新黑腕斜

遙看烟裡面  
恰似鳩盤茶

此出王闢之澠水謠錄云

○表太史枚乾隆時人字才子高蹈不羈之士也亦樂仕宦放跡山水

最工懷古之作其博浪城詩曰

真人採藥走蓬萊  
博浪沙連望海台

九鼎尚沈三戶起  
六王絲畢一椎來



龍席有氣黃金盛  
山鬼無辨白璧袞

大索十日還撒手  
如君從古儘奇才

觀其詩可坐大夫之心也

○康熙戊午江右女子季文蘭為胡人耶掠賣往潘陽到榛子店

題詩壁上曰

推髻空憐昔日狂  
征裙搜盡越羅裳

爺孃生死知何處  
痛哭春風上潘陽

下題奴江右

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今為王章京耶賣將往潘陽戊午正月廿

一日灑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有心人見此憐而見拯奴年今二十有

一後六年清城府院君金公錫曹使過此店歸而改後三十年老稼齋金

公昌業又過此店則間題黑猶有存者後六十餘年朴公趾涼又過

此店而壁上耶題不可見矣朴舉此詩語之奇豐額奇潛然淚下問

榛子店在何處朴曰在山海關外奇則題一絕詩曰

紅粧朝落鑲黃旗  
歎折傷心第五詞

天下男兒無孟泣  
千金誰贖蔡文姬

○中國因字入語我東國因語入字故中外之別在此何則因語入字則  
語自語書自書如讀天字曰漢襟天是字外更有一重難解之語小  
兒豈不識漢襟為何語則又安能知天字乎鄭玄家婢搃能說詩  
為千載佳話然其實中國婦女孺子皆以文字為語故雖目不識丁  
而口能吐鳳經史子集乃其牙頰間恒談也我人初見中國女子隔  
溪呼母曰水溪渡不得大驚以為中國五歲兒開口能詩此殊不然  
是乃語也非召意成句也老稼齋遊千山有村媪賣酒口路僻  
人稀有誰沽飲對口花香蝶自來無許多轉折而辭意明暢  
自成韻語此無他人因字入語之好證也始知華語非難而未必  
鄭婢擅雅千古也



○清脾錄

李德懋著

云三韓人遍踏中土者無如李益齋

名齊賢

其所遊關

歷見於詩者若井陘讓橋黃河蜀道峨嵋孔明祠堂幽谷閑澗池  
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多景樓廬山姑蘓始道場山帟立寺漂母  
墓汲郡石溝鄴城覃懷王祥碑峻陵長安鄭莊公墓許文貞墓  
龍逢墓望且臺武則天陵肅宗陵邠州陞州寶陀窟目支使者獻  
馬其跡所到皆偉壯有非東人之所反其詩當為東方二千年来名  
家華艷昭雅快脫三韓僻滯之習今世之人甚至有不識益齋之為  
李齊賢顧君偏元百家詩選而高麗人詩無一首入選是可恠也  
益齋墓在金川只錦里桃李村墓下卽益齋旧宅仍其旧宅建玄  
院俎豆之共思歸曰窮秋雨鎖青神樹後日雲橫白帝城其二俊

早發日雲迷枉史燒丹竈雲壓文王避兩陵其丹行我嶺口風鐸夜  
喧湖入浦烟簑暝立雨侵樓其幽谷曰書囊羽位黃河北地軸句連  
白日西我東詩人用事平皆借用而其真能目睹足踏者惟益  
齋一人也

李益齋字仲思一號樸翁慶州人十五登第忠宣王在元郎構  
萬卷堂不肯東還有益齋臥府中與中州趙子昂元復初諸名  
流唱酬其奉使西蜀降香江南所至題咏膾炙人口及東歸相  
五王四為冢宰忠宣王被謫竄吐蕃也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後  
封金海侯八十二卒謚文忠其詩華艷昭雅快祛東人僻滯習  
其路上口今朝始復入秦關

馬上行吟蜀道難

碧雲合隔魚鳬水  
紅樹朝連鳥鼠山

文字刺添  
利名諱傳



千古張  
一身閑

令人最憶安和路  
升枝芒鞋日往還

○幻者盥手腕淨整容四顧鼓掌翻覆遍示衆人乃以左手  
拇指合其食指尾以丸藥如擦蚤虱忽萌微物僅如栗子連  
磨漸大漸以菜豆漸如櫻桃漸如檳榔漸如鷄卵則以兩掌  
疾相磨轉益圍益大微黃淡白如鴨卵其大不漸倏如西瓜  
幻者趺跏其背漸作摩團益疾如抱腰鼓掌乃止按虱卓  
上其體正圓其形正黃其大如盞可盛五斗重不可舉堅不  
可破孔石孔鏤非木非革非團成不可名狀名臭名混沌帝  
江幻者徐起鼓掌四顧復按其物柔團溫摩物軟手媚輕  
以抱漸縮漸消指顧之間還入掌裡後以兩指摩一彈卽

金石錄云

丹青記王維為妓王画一大石活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趣王甚宝之  
以於果愚問師坐佳視作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  
精彩一朝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向以  
後見空軸画石飛去耳 憲宗祖高麗遣使言某年月日大風  
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予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  
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字績較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画神  
妙編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鷄血狗血壓之恐其飛去也  
以此推之中國齊諧所記其疏謬乃知中國乃稱高句麗為高  
麗者雅矣而高句麗亡於唐高宗永徽中則憲宗時安得遣



使王氏高麗都於松嶽号神嵩而且謂王氏高麗太史之興  
國乃在牛梁友貞之明四年後憲宗百餘年矣王維唐明皇  
時人則先憲宗百餘年矣其飛之流說自荒誕而所記尤甚  
謬此蓋本之王越試卷事依條為此說耳

感舊集清陰先生詩王貽上先室鄒平張氏江南鎮江省

撫官萬鍾之女都察院古都御史謚延登之孫 崇禎末先生

航海朝天路出濟南時張忠定罷官改食先生因萬鍾得見忠

定一見傾倒為留六月為序先生朝天錄貽上所以習熟先生者

蓋因其妻家也其妙載先生詩如三秋漁虎初賓五更天文一

客星橋尾從 秦帝斷星槎猶許漢臣通

五更殘月水城頭  
詠史何人掃蟻舟

不向東溟覓岐路  
還依北斗望神州

南商北客簇沙頭  
西鷁青簾幾處舟

齊唱竹枝聯袂過  
滿城烟月似楊州

貽上所補清婉可誦者也貽上為海內為詩宗亦士大夫於貽上  
隻字片言如茶飯津、牙頰間故無不識清陰姓名者然先  
生亘古大知能言莫是可歎也

徐花潭敬德字可久母韓氏夢入夫子廟弘治乙酉生於松京  
永井里十五受尚書至其有三百塾師不肯受敬德退而精思至日  
通之乃知書之可以思德也十八讀大學至致知格物慨然嘆曰為  
學而不先格物讀書何用於是盡書萬物之名付壁上日以窮格為  
事既通一物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臨食忘味終夜不宿或於  
夢中通之危坐一室思索太過至於成病雖欲不思不可得也如是六



年有以自信然後乃取四書六經性理大全等書讀之與前所得於格致者悅然相契

○李退溪曰林亭秀奇才士也少與甫同宿忽寤余起曰君知世間快有意思乎余曰未也士遂曰我則有之大雷滿室著黑貂裘腰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駝馬揮鞭馳八澗壑間則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一虎驚起而走輒引滿發矢射殪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樛葉燃之長串其肉炙之膏血漸涸踞床而啗之以大銀碗酌湯酒快飲至醺然仰視壑雲成雲片以錦飄灑醉面此為快事也余曰之爽然其氣像之豪逸至今想像云

○鄭彊十四隨父上國有一青衿來願與作詩先唱曰東國真男子

卽在拜口中萃美丈夫其人毛沮而去過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告東  
國有道乎礪卽給曰東國有三神山曰日昇天尋常見之道士大驚  
礪卽乳黃庭陰符等經洎陳作山階梯其人踉蹌辭遁有以五  
行來問者傍有傭人瞪目熟視間有知此子曰粗解遂與論難  
其之現文則日月星辰之運了、焉論古今則治亂興亡之跡  
豁、焉仍君能負如此何為負本煖破而食乎荅曰僕本蜀人  
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也某年則當往某處後仍使行通  
問書信至某年果徙他處云

○張彥良四五時在母膝下以手指雲曰我長當樹如雲旗壽縣七八  
歲戲為戰陳狀號出令群兒莫敢違父嘗往宰相家公隨至



其中門外見十餘歲服喪童子遊走叱之曰汝服不當如是喪  
童慚愧宰相聞而召見之大奇之名以彥良字子房鎮滿浦起  
受降亭襲天使贈詩有義州節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鬚眉  
蒼之句云

○權撥士性儉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中○宗嘗  
賞花浚苑諸臣盛醉扶携而出有內臣拾得近思小冊上曰此  
落自權撥矣命送之婢持奉盤而外羹汚衣不形憤恚

○大提學申光漢叔舟之孫成童未知學老婢誡之公曰今雖未學  
學則必起千群鄰兒踢公外水中曰如君不知書者亦公子耶是  
必無腸公子也公大慚折節讀書明年以萬里鵬賦魁禮闈祿

勲少時夢彩鳥飛入口中自是才思日進及典文衡又夢彩鳥飛  
入口此後羅倉夢舍五名鳥之類

○尚震字起夫官至頤議改卜者洪純寬推震一生吉凶纖毫不差  
至棄世年月日震固無恙洪異之間其陰泣可以延壽者震豈  
有是哉但玉堂脫直路有紅祿取見之乃純金盞一雙也默而藏  
之掛榜求失之人有大殿別監來言子侄婚禮時竊厨金盞  
而失之已犯死罪因出給之矣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十五年卒  
○吏曹判書李浚少時北路於方伯令製詩以遠郊斜日眩西  
東眼坐沙困北風誤觸牙旗知不恨浪仙從此識韓公方伯大驚  
嘆禮以遣之



○甲山府降妖鬼其狀睚眦鉅齒蓬髮左握弧右握火邑發卒  
鼓擊而攘之朴枝等因之口不出十年國大亂始於南方後十年壬  
辰果有倭亂

○左贊成李珣嘉靖丙申生于江陵外家母申氏夢黑龍騰海入寢

抱兒納懷中學語自文字五歲申夫人疾劇潛禱外王父詞七歲

著陳復昌傳曰使人得之異日之惠客有極乎九歲慨然慕張公

藝九世同居手畫奉父母兄弟同居之圖立贊成公疾刺血禱廟得

翌瘳十三發解十六丁母憂廬墓三年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

十九入金剛山中譯言生佛出世忽自念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遂著

自警文友而專精正學不待師洞見一原

車五山天輅字復元父軾學於花潭以文名鳴世天輅文辭浩汗而詩

尤雄奇灑灑不窮少時見松溪伐石作橋有詩曰

青山龍鼎斧白石落秦鞭朱

天使之蕃曰是江南才子也雅有風流朝家極選償使月沙李東

岳為延慰使而幕佐皆名家大華至平壤朱使臨夕下箕都懷

古五言百韵命趨製進時方短夜非一人所能月沙大懼曰惟復

元可以當之天輅曰此非古酒一盃大屏坐魚得韓景浩執筆不可月

沙許之設大屏於廳中痛飲數十鐘八屏內韓漢於屏外展十張連

幅大花錢濡筆臨之天輅於屏內以鉄書鎮連扣書案高聲大唱水

湧風發渡之連筆終未反之時夜未半百韵已成矣天輅大呼一拜醉

倒屏風前頽然一赤身鷄一呼喘通事進呈朱使即起秉燭讀未半



所托之扇鼓碎益之既嘉思之奇壯又愛筆法神妙由是深重我人朝鮮文章之大著於中國宗蘭隅之力居多

○議政鄭惟吉失時贊元現案內文翼囑元不勤讀則撻之元欲撻則走歸家不還元向今則誤書何如文翼曰惟吉讀書日之否林塘卧房中竊聽之曰祖父藥沔朝之猛元喜曰勿慮終當為大人後登第及拜相又被改正每欲退休昔夢至一亭得夢隨魚鳥入江天之句後買亭東湖一也夢境仍名夢登堂曰休退有詩曰白首先朝老判書漁翁解道春江暖閑忙隨分宜安居未到花時薦鰕魚其後入相夢登之補亦有徵矣

○月沙謂車五山曰如吾詩何如曰相公之詩如大筆峰頭玉井蓮爛熳輝日月沙喜曰五山之詩何如曰小人之詩如聚鉄百万斤作大鎚不論山川木

石馳走，亂札無不摧折。然則玉井之蓮亦被其破乎？天輅曰：無怪矣。

韓護字景浩，號石峯，嘗入燕京一閣，老掛帛段障子，集天下名筆，鮮鼠鬚筆，沉琉璃碗，沉金中護筆興勃發，進筆攪弄金沉中，忽揚筆賤之，洒落滿障。主人大怒，護曰：勿慮，吾東名筆也。乃把筆起立，奮迅渾洒，直草相雜，極其意態。洒金沉皆入點畫之中，滿堂視者莫不叫絕。主人喜，設宴厚贈。由是名聞中華。晉題品曰：安平之筆如九苞鳳雛，常有雲霄之韓護之筆。如千年老狐，能偷造化之妙。宣廟甚愛護筆，常命出入賞賜，甚多。遂為東方名筆。

崔豈字五之，號簡易，始為文人不甚奇。見知於盧蘓齋，以長聲價，隨使八朝，見許於禮部，仍以文章宗匠自居，務為高簡。



以歷時筆旨謁王元美時在劇務一邊酬客一過題判十數吏  
迭題頃刻雲空宣出其所著一卷以永教元美披閱一遍口有  
於作者之體可喜但誤書不多因見未博才力不逮須歸讀原  
道五百遍宜有益耳豈自謂文章自奉不可草一帳用綺羅  
月椎一牛權石洲向今世詩人先數何人意欲見推也豈瞋目久  
之曰老夫死後未知誰當先之過夷齊廟詩曰

只為三綱當日重  
非期五等後時榮

青雲作傳馳文字  
一味論名見則輕

○工曹判書遑協六歲墜井中攀石不溺至曉見隣人汲水徐曰  
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恬不為懼

○宣朝二十五年壬辰三月健元陵有哭拜望祭之官班定忽陵上

若有哽咽歎歎聲登堂上下皆聞竦然或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日  
不止五月倭寇至積柴丁字閣而火之柴盡火自滅如是數次  
賊懼有神引去

日本黑齒、羽傳曰黑齒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周幽  
王時桓武天皇始立因秦始皇時方士徐市請與童男童女五  
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遂為黑齒別種齊梁時小城主允恭  
始稱姓為藤氏平原氏桓武子孫為平氏京氏黑齒三大都其一  
山城州最久自允恭以先不可考其地沃饒據河海之衝街衢通  
達其三大板據河但海雉堞如山因河為壕可謂金城湯池此平  
秀吉西都其三江戶沃野饒但四塞其天府之地為三都之上



腴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縣東極陸粵西盡肥荷四百五十里南  
極紀伊北至苦俠八百八十里三步為間六十間為町之町吏以町計  
田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以出兵其信思事浮屠男子削  
髮婦人委髮男女皆服襖匐為恭無拜禮

○巾車錄平秀吉尾長州中村鄉人生於嘉靖丙午自寢身短狀如  
猴猶生而左手六指及長自截一指賣菊為生為関伯信長奴刻  
已奉公信長奇異之積功為筑前守有明知者判関伯秀吉判明  
知而自立邦内統一

○巾車錄壬辰倭兵將帥二十七負甲卒十六万五千五百彙卒不與六  
十六州兵五十餘萬関伯親兵五十萬大將百五十負戰馬五萬匹

大鋤五千柄斬刀十萬長槍十萬斧刀一萬斫柴刀五十萬鳥銃三十萬三尺長劍人皆自隨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并出

○壬辰泗川之戰先是李舜臣初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背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皆列柵刀錐前作龍頭口為銃穴後為龜尾下有銃穴左右各有銃穴六戰士擢夫藏其內四面發砲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時覆繡茅使刀錐不露賊追登則迫于刀錐圍則火銃齊發橫行賊船中軍不見損而所向披靡至是用龜船突之

○趙重峯舟遊沃川出寺一日忽通霄悲泣對食進數題推其四



僧曰明年有倭亂我為乳義今日共此飯者即來同事僧昨之伴  
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同死其一僧槩獻者有脚病故不能從每恨  
不俱死尹根壽作趙重峯殉義碑文門人金簪謀立石恩津縣監  
李大河備給買石費簪見石工李春福曰聞汝家有石價幾何曰  
七十延將欲何用簪曰將為先師趙爺之碑記事春福曰然則豈  
敢言價即為治石終始盡力而竟不受一錢公之義感人者深而  
春福亦義士也

○初天兵南下臨津水泮不可渡柳成龍至今郊見吏民滿野運  
糗令牛峯縣令李希源卒其虜數百登山採葛明日會于臨津  
遂到津邊與牛峯人納葛絢為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南北虎

各立兩柱相對其內偃臥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布過江面而頭結橫木江  
面既濶遠索半沉水不能起乃令千里人各持知扛三尺葛穿索極  
力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堅束高起穹窿儼  
成橋樣刈細柳鋪其上原覆以草加之土唐兵皆喜揚鞭馳馬而  
過砲車軍哭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紋索頻緩近水大軍由  
淺灘涉而無責焉

○鶴峯金一誠為兒嬉戲如有不合決然捨之其父竒之曰此兒他  
日必不俯仰隨世矣昔其群兒戲一兒失足墜層崖下他皆驚散  
誠一卽奔告使及時救活人化之擊甕云

○左贊叅李中甫兒時戲嬉跌足折齒羣兒謀歸辭中甫弔曰



叔父土亭晉以不欺見教吾當奚封土亭聞而稱歎指路傍石佛  
曰此物亦有父母乎曰天父地母土亭奇之曰是當作大人君子云  
○五月十三日閏王生日大祭廟中若有風雷之異則神而至矣已亥始  
建武安王廟是日天氣清朗午後黑雲四起大風從西北來雷  
雨并作有頃而止衆喜曰神下臨矣

○頃議政尹斗壽父忤為刑曹判書許沆受金安老旨壓一良人  
所生數十人將為奴拘囚刑訊忤作一查辨文字值啓覆親奏  
之上覽畢即斥金而放其囚時忤後聚久無子母合過廣通橋有  
老翁拜馬前曰賴公泣子孫皆護全報此恩刻在心肺癸巳公當生男若  
禱于榆岾寺則可以壽富貴多男子矣癸巳斗壽果生之時流星八文昌之異

仁祖朝廷與夫人在謫洛州也望絕生還一日有鵲飛到簷前查之  
不已如報喜狀夫人歎曰家破人亡有何喜事而鵲報如是也蓋島  
中本無鵲而忽今有之人皆異之聚現嗟嗟俄傳聖朝改玉承  
旨奉大妃徽旨為迎夫人來泊朝天館一島歡呼審問鵲所從來  
舟人皆言船發南海時有鵲飛坐橋竿將近津頭忽然而南翔  
始知其先使者報喜如此

○李判書晬光字潤卿号芝峯初詠雪詩曰

庭前有月松無影  
檻外無風竹有聲

人謂神童蓋文出六經詩學盛唐琉球國使遇於帝京得公詩歸  
傳其國有趙完璧者隨唐船到交趾人人出公詩示之曰爾知爾  
國有芝峯乎



○延平府院君李貴石享之五代孫權夫人夢異人授玉尺曰汝家  
當有異兒此尺藏甕中慎勿開俄視之水滴甕而龍蟠身其中故  
及生小子盈龍字玉汝號默齋

○右議廷李廷龜字聖微號月沙石亨子玄孫甲子生之日席伏戶

外既生而去八月能走六歲見公子辟過吟

金輪踏香草  
白馬郎醉去世稱神

童八歲題壁上山水画

山靄晚不收  
沈隱高樹

溪流滾不渡  
夜未前峯雨

已至進士庚

寅文科壬辰扈駕邢軍門生口賀帖有属茲初辰時維九月轅門  
益靜北海樽常盈幕府秋清庾之興不淺之句方天將滿城治  
揭淫浚日夕旁午左右酬應口占立草無所漸撤

○丙子之亂仁祖將出避南漢上乘馬出城御乘忽戰掉流汗立

而御者加鞭而後不進不得已攬轡回鞭馬行甚疾後聞胡將揣上必移幸江都已伏兵邀路馬之前豈非天也

○我國每年方物進貢名錄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白米萬苞各苞名絢二千匹白紵布三百匹各色細布萬匹麻布四百匹布一千匹大好紙一千卷小好紙二千卷水牛角方面二百部好腰刀二十六把五爪虎文簾幕四張各樣彩花席五六環刀二十把丹木二百斤胡椒十斗茶一千苞豹皮一百張麕皮一百張獺皮四百張青鼠皮二百張自己卯秋始貢懷恩女初為汧第六后後給寵臣皮婢博氏庚寅秋懷恩為上使因其女面減米九千苞故懷恩特姓田氏

○南草始於南盛於日本戊午年間初來我國張維先嗜名曰



痰破塊其舅金。容尚責於榻前。厥後人皆通曉。能降食且解魚肉  
油膩之氣。清人尤偏嗜。使行時私啗無數。因此失火。清人多燒死。汗大怒  
切禁。而冒死買賣。南草一握。百金以比。我國銀貨至賤。厥後商人以生  
種遺被。因為天下通用之物。而銀貨不來矣。

○林慶業嘗遊大池邊。有蛇口含長物而出。脫身投之。蛇驚入水。數  
日又含短物而出。又解衣投之。蛇置物水過。因忽不見。乃一短劔也。銘曰三尺  
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如何。山東寧相。山西將彼。丈夫方我。丈夫

○田制品有上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八道。田品不非三等。所能盡而差  
料不精。故今更參詳田分六等。而更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七  
分五釐為量尺。積一萬尺一等為一結。二等為二十五負。一把三等為七

十卜一東七把四等為五十五卜七把五等為七十卜六等為二十五卜下三道  
水田膏腴之地多瘠薄之地少京畿道黃海道水田瘠薄相半而  
江原咸鏡平安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在前下三道上中田則皆是水  
旱勿論禾穀茂盛之地今則以九等年分及災傷分揀收租不可  
泥於旧例在前上田名為第一等中等田名為第二等其中分等不  
中之田或陞或降務要得中在前下等田內雖無水根地品膏腴  
水田及雖注水沈而本無地品膏腴之地並二三等內以相當等施  
行雖地勢居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溉禾穀茂盛水田亦當分揀二三  
等施行其次以第四等施行其中瘠薄沙石水田與江原兩田分等  
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防灌溉處不在五六等例



孝廟六年十二月始行錢初東方未有錢幣只以麤布交易貨  
賄太宗始命河湐作楮貨廢不報宣祖時有行錢之議以銅鐵  
非國產亦不幸仁祖癸酉從戶判金起宗言命常平倉鑄錢文  
曰常文通室復廷議多歧而罷金墾奉使明時見其用車獎錢甚  
便於民歸以為言反上庚寅再使燕以先行錢於西路試其便否為請  
遂以行資所餘貿唐錢十五萬分留平壤安州又命訓局鑄錢使遍  
行列邑民多便之至是始通行京鄉命墾更定科條設鋪畿甸兩西  
銀兩直錢六百米一升直四錢皆隨時低昂京畿大同米一升代以錢詞  
訟衙門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貢餉五分之一及雇役餉戶兵曹料布三  
之一皆以錢代要使公使錢路流通其毀錢者有錢罪

○孝宗十年命祭酒宋同春叩字詳著四學規制東齊圖默及一年  
于西巡製規并罷只依程子改試為課之義及大典規獎述條本學  
官兼教授每四時一巡取講誦十人而小學五人四書五人而或詩賦或文  
臨時出題通四時各學講誦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館合陞大學取  
十六人而小學八人四書八人並赴生進會試外方講誦製述亦依此  
例童蒙教官加出四人并前設合八人每二員分差四部三江鳳分教  
官以訓童蒙外方訓長使其一鄉公論擇差告官分定於各村以便  
就學有官顧助守令親考講監目都事教養官巡歷時或製  
或講有实效者施賞不能者楚之撻

○太宗朝放訓象于順川獐島不食水草逢人則墜淚且啼監



司以關上憐之命泰養如初云嗚呼不貴遠物仁愛及物之意可謂  
兩至矣其視麗朝之使十萬橐駝同日餓死者為如何哉

○吾東方在三國鼎立時號為強國唐人謂高麗善守城又謂攻  
城必取未有如高麗者也到今兵力卑弱非但不能取於人亦不自守  
何也唐太宗時高惠真以十五萬衆救高麗以瓜分之地而軍衆如  
此今三韓一統而當國者每患無兵嗚呼是豈理也哉

○前朝紅巾賊十四萬米渡鴨綠江真犄角京前鋒與報偕至恭愍  
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可見高麗兵力能於今日  
也在平時嶺南軍兵十餘萬而壬辰歲初余以防禦使遣使官赴  
嶺南則軍兵潰散無一人者招擻數日只得數百步卒而已況余

况今國力又非壬辰之比二十萬兵倉何以辦出可謂寒心

○萬曆丁未朝廷因倭請初遣通使僉知呂佐吉校理慶暹差副使佐郎丁好寬差書狀官後以通信為嫌改稱回荅使書狀官改稱從事官舉朝為詩以餞其最所傳誦者尹同

知女性詩也詩曰

使名回荅歎何之今日交隣我未知

試到漢江上望二陵松柏不生枝

李相國

德馨一聯曰

臣子未聞陵寢辱簡書先八丈羊天

蓋倭賊叢掘

宣靖兩陵為萬

世之不忘之讎故時宰聞之大忤

○壬辰爰得倭頭一級者無論公私賤許登科或有斬飢民頭認

倭頭以要賞者嶺南有一斬頭及弟縣倅設宴以榮之人而作詩

嘲之曰

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羣中起血流

太守慶宴知有酒盡分殘酒慰喉



○東方人遇忌辰設齋於僧舍故謂諱日為僧齋國朝遇先  
王妃忌亦從風俗之行也至於中廟朝丙子始嚴忌辰齋蓋已卯諸賢  
之違也今士夫家一從禮文而國家忌辰從用素膳疑亦因固然也  
○我國文章體中四書疑體式極是無謂常見中朝書籍中有書  
疑一篇乃胡元時湘江鄉式之作也與今科場所作文字如一我國科  
文弊蓋源於此也

○太宗大王詠圓扇詩曰

風榻依時思朗月  
月軒吟處想清風

自從削竹成圓扇  
朗月清風在手巾

○陸虔年中有題詩于洛州亭曰

曾見先朝種李辰  
花開十二回春

詩題華表千年柱  
淚灑青山一掬塵

風片曉鐘神勤寺  
烟簑晚笛廣陵津

清秋鼓柁驪江去  
樓上何人識淚賓

好事者疑為真仙之作後

遇壬辰倭發宣靖而陵人以為青山一掬之言始驗矣

○宣廟丁未六月湖西及嶺南雨雹大如鵝卵壓碎禽鳥墮殺草木  
咸慶南道而電霜雪日候寒凜如冬又有託官取人胆之說盛行畫  
域中人不單行傳及外方八道皆然人云懼道路阻絕每月後方定  
十月彗星見於三台之間尾指文昌及北斗魁長十餘尺色蒼白逾月  
始滅明年 上升這是其驗也

○辛卯年夏三陟襄陽蔚珍等邑有蟻蔽海而出彌滿海岸似戰  
鬪之狀又京中柳漢家庭前五六間黑蟻遍布地或斬頭或斬腰  
而死者不記其數翌年倭寇至此其兆也

○鎮川衙門外有白棗生長四五寸枝莖潔白枝葉玲瓏如刻土可珍  
玩即戊申五月宣宗大王國恤時也



○鬱陵島一名武陵一名羽陵在東海島與蔚珍相對新羅智澄  
王時歸于山國降新羅納貢高麗太祖時島人獻方物我太宗朝遣按撫  
使刷出流民空其地壬辰喪後人有泄見者亦被倭焚掠無復人烟  
近聞倭占據蟻竹島或謂蟻竹島鬱陵也

○諫院衙門最號清寒以劄史一張轉貸於諸司以為供用之資故  
世謂曰諫院劄史又新官相會日醵郊筵酒行乃喜事也未知何據也

○朴燁小時與余姪柳澈友與諸少年聚會余家庭中忽見一條熱水  
自外飛流過屋瀉于衣冠衆少年驚恠之必朴叔夜來出門視之燁  
立廊外路上撒溺過屋矣燁外家在木川、距東二百四十七里袖  
飯一甕日晚揮袂而去日未昏而至其行不疾不徐無異於諸路人

只聞衣裾隨風有拜而已及治郡邑威儀甚峻官使立辨至有能辨

○金德齡光州校生有勇力自稱通甲騎馬馳由小窓入一尚房即回馬躍出登樓上橫臥而輟由簷而墜入竹林有虎以撲頭先射之帛張口奮迅而前德齡挺鎗迎之刃出額下押着於地虎搖尾不敢動

○中朝時制各路死刑巡按御使斷之余昔赴京時因譯官聞近古辦一獄事甚異某地方有一男子出適遠地經久回家夜與妻同宿

及覺其妻被刺而死妻黨告其男子殺妻男子不勝拷掠遂誣服及論按使以筆勘點將死者姓名點及男子則有飛蠅連抱筆頭使不得下點屢揮而蠅殊不去御史甚異之更考其案則似涉疑招男子申問則曰囚更無生理但有一事未解了耳御史使陳之男子



口因當赴園時遇一下者請筮則以吾言一純贈之勤戒毋忘其辭

云

過岸莫停舟  
過油莫洗頭

一斗三升米  
蒼蠅抱筆頭

因回時舟泊近岸念其詩遷舟

而已岸忽崩故家之日妻誤以油盞覆囚頭具湯請浴又念其詩

**遷舟**而已岸忽崩歸家之日妻誤以油盞盪覆囚頭却之妻

浴頭而死焉其下二句詩未了解也御史念此筆頭蠅尤驚愕

但未解一斗三升之說悉取本土戶籍見之有人名康七者即

拿致問之則果為其妻外遇約以沐頭為驗殺夫而女自浴

誤下手也蓋舂粟得米三升則其糠七升而中國人喜作半字

以糠為康字即康七也大抵中國人耽寢則男女皆上頭

無辨故爾

陳洞長寬之近李承善為婿也其家無西方擁屏在廳事以  
為吉室嘉多燭然出陳曳兮套緩步窓後呼曰西房、新郎  
不得亟之陳曰我是此家老也要向西房有一說焉厥物形貌雖然  
實無年也慎莫急遽為也聞者莫不失拜厥物指其女而愛護之辭也

○赴京道路自王京至義州千一百八十六里自蔡州至皇都二千十二里  
鴨綠江抵遼東中問口東八駟伯顏洞俗傳元伯顏駐兵之地鳳凰  
城金石山八渡河皆所經也遼東為大都會萃表柱廣祐寺白  
塔世言尉遲敬德所築海州衛乃管字旧居安市城在遼東云  
而今不詳其處數山即唐太宗駐驛三叉河即遼水三國時高句  
麗之界其西則古遼西郡醫巫閭山即幽州鎮州字皆亦幽州之



域也山上有聖水盆叅議賀欽古址存焉山海關為遼薊咽喉望海  
亭枕其角形勢甚壯永平府漢在北平地卽李將軍射虎之處萍河  
三水作燕尾形河上有孤竹城中有夷齊廟王田古無終地楊雍  
伯種玉處薊門古漁陽城外有祿山僞中有獨樂寺有八佛金陀峒  
山軒皇問道之所薊門烟樹為燕臺八景之皇城內有紫市乃文承  
相死處今國子監所經過賣薪處是也皇城東路左有三忠祠三  
忠謂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也黃金臺在城西迤三十里云

度祖小字善來初翼祖與妣偕往江原地洛山觀音窟祠夜夢有  
衲衣僧來告曰必生貴子其名善來未幾度祖生以善來為小字以  
此也及長夢有告之曰我白龍也今在某處黑龍欲奪我居請必

救之度祖覺而為常不異之曰白龍復來退請曰公何不以惡我為  
度祖始異之相期帶弓箭往見之雲霧晦冥白黑二龍聞洸中  
度祖射黑龍一矢而斃後白龍謝曰以公之德大度將至于子孫度  
祖常在行宮有二鵲俱落有大蛇出啣之寘於他樹上自不食人異之  
○鄭希良博學能文章治易善數性卓潔寡合登第仕翰林年  
三十七丁憂結倚廬于豐德縣占推步俯察仰觀知時事將亂  
思欲脫身邁跡有山僧來往相與定謀時又掃登山隴負山徘徊創  
垂泣齋僕以為思其親也五月五日山僧至希良仍遣僕隸涉遠攜襆  
便與逃去及暮入還求訪追到祖江涉濡則但有喪冠屨杖而已時以為  
赴水也後數十載慕齋先生為按察使止驛樓壁上題詩曰風雨驚



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筇遊宇宙  
癡閑並休詩墨跡尚淋漓先生  
大驚詢于驛吏對曰俄有雲袖僧携鉢  
彌登樓吟眺館人揮之使退不肯去  
望見驕幢徐下樓先生知其為希良也  
急散騎士訪搜不獲先生後有一寺見壁間詩有鳥窺顧浣穴僧汲夕陽泉  
之句亦以為非希良莫能也然頭顱居止了無聲聞從駱賓王之隱於唐世也  
希良要妻疏弃不見面其妻死居祭端午以為忌埋妻衣以為墳祀之至今云

○長城井邑兩縣之間有蘆山焉山中沿溪八山十里許蒼削立  
水石清流未至三里許舍馬而步到其處則北東南皆危  
壁立千仞西有石門東壁之上大溪流下懸瀑二十丈云

觀立十田西有石門東壁之大對而不動事之正  
水不制而水至三里指舍而西走徑其東陳北東中皆水  
○身如井中而轉之則成山而山中公入山中至首者順道  
而高野去其以爲野中至中云

辛丑三月十七日庚申下道乾洞精舍題畢

之曰亦以爲非亦身更始少坐更題其止一無筆而終題其  
對不費其主刻而一表其整間情自是更題刻六節刻也對泉  
對泉不升去望其觀動終不對其主味其然亦身也其諸韻其  
大驚臨下觀更機以於官雲而對其心蘇登對今相歸入對之  
而自文而實力都無味然其自對開其於清墨其相歸其主



檀紀四二九四年五月二十日高麗大學校大學院生  
生物學研究生金然昌氏引受到書冊以

華山李聖儀謹書

